

一東

二百八

永樂大典

卷四百八十五
之四百八十六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五

一東

忠 忠傳一

忠經

馬融忠經序曰忠經者蓋出於孝經也仲尼說孝經而敷事君之義則知孝者俟忠而成是以答君親之恩明臣子之行忠

不可廢於國孝不可弛於家孝既有經忠則猶闕故述仲尼之意撰忠經焉今皇上含庖軒之道茂勳華之德弼賢俾能無遠不奉忠之與孝天下攸同臣融巖野之臣性則愚朴沐浴德澤其可默乎作為此經庶少裨補誠則辭理薄陋不足以稱為忠之所存存於勸善勸善之大何以加於忠孝者哉夫定卑高以章目引詩書以明義皆師於古曷敢徒然其或異同從忠孝之宜也或對之以象其意或遷之以就其類或損之以簡其文或益之以備其事以忠應孝亦分為十有八章所以弘其至公勉其誠信本為政之大體陳君事之要道始於立德終於成功此忠經之義也謹序

天地神明章第一 昔在至理上下一德以徵天休忠之道也忠之為道乃合於天至理之時君臣同德則休氣應也天之所覆地之所載人之所履莫



大乎忠。覆載之間。人倫之要。履之則吉。違之則凶。無有大於忠者。忠者中
 也。至公無私。不正其心。而私於事。則與忠反也。天無私四時。行地無私萬
 物。生人無私大亨。貞四時廣運。天不私德。萬物亨生。地不私力。人能至公。
 不私諸己。何往不可也。忠也者。一其心之謂矣。一則為忠。二則為僻。為國
 之本。何莫由忠。未有舍忠而成於務。忠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動神明。
 而況於人乎。君臣固其義深也。社稷安其祚長也。天地感其誠達也。神明
 動其應彰也。忠之為用。其効如此。言人之易從也。夫忠興於身。著於家。成
 於國。其行一焉。身及國家。雖有殊名。其為忠也。則無異行。是故一於其身。
 忠之始也。一於其家。忠之中也。一於其國。忠之終也。道行自漸。忠之大焉。
 身一。則百禄至。立身履一。富貴之本。家一。則六親和。御家不貳。自然萬睦。
 國一。則萬人理。天下合心。無不從化。書云。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精一守中。
 忠之義也。

聖君章第二

萬邦在下。觀行於上。自下至上。各有尊也。故王者上事於天。下事於地。中
 事於宗廟。以臨於人。王者至重。猶有所尊。况其下乎。則人化之。天下盡忠
 以奉上也。上行下化。理之自然。文王敬遜。虞芮遜畔。是也。是以兢兢戒慎。
 日增其明。日增一日。德益明矣。禄賢官能。式敷大化。惠澤長久。黎民咸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非懷不可以居祿。非化不可以懷人。任賢陳化。君之要也。故得皇猷丕丕。行於四方。揚於後代。以保社稷。以光祖考。君聖臣賢。化行名播。以光祖考。以嚴配社。稷於無疆者也。蓋聖君之忠也。忠之為道。無所不通也。詩云。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君以明德事天。天以多福與人。君也。冢臣章第三。

為臣事君。忠之本也。本立而後化成。雖有周孔之才。必以忠為本也。冢臣於君。可謂一體。下行而上信。故能成其忠。股肱動於下。元首隨於上。以其義同。其心不異。夫忠者。豈惟奉君忘身。徇國忘家。正色直辭。臨難死節已矣。此皆忠之常道。因所常行。未盡冢宰之事。在乎沉謀潛運。匡國安人。至忠無迹。誠在沉潛。任賢以為理。端委而自化。官各得人。何事之有。尊其君。有天地之大。日月之明。陰陽之和。四時之信。蓋之如天。容之如地。照之如日月。調之如陰陽。不言而信。如四時。若是。君體用盡矣。聖德洋溢。頌聲作焉。樂生於中。和之於外。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君明則臣良。臣良則事康。百工章第四。有國之建。百工惟才。守位謹常。非忠之道。此乃守常之臣也。故君子之事上也。入則獻其謀。公家之利。知無不言。出則行其政。既在其位。職思其憂。居則思其道。益國之道。動則有儀。百事之儀。秉職不回。言事無憚。苟利社稷。則不顧其身。愛已曲從。則為尸素。上下

用成。故昭君德。蓋百工之忠也。君任工能。工奉君政。政成於下。德歸於上。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恭可以成。正。直可以獻忠。守宰章第五。在官惟明。莅事惟平。立身惟清。官不明。則事多欺。事不平。則怨難弭。身不清。則何以教民。清則無欲。平則不曲。明能正俗。三者備矣。然後可以理人。獨清則謹已而已。不建於事。獨明則雖察於務。奸賄難任。獨平則徒均於物。昧濁無堪。夫理人者。必三備而後可也。君子盡其忠能。以行其政令。而不理者。未之聞也。既才且忠。以臨其人。政之理也。固其必然。夫人莫不欲安。君子順而安之。用其情而處之。莫不欲富。君子教而富之。因其利而勸之。篤之以仁義。以固其心。知仁與義。則皆就之。導之以禮樂。以和其氣。君子愛人。小人易使。宣君德以弘大其化。稱君德以布德。敦君化以行化。明國法。以至於無刑。章條申而不犯。刑雖設而當也。視君之人。如觀乎子。寒者衣之。飢者食之。則人愛之。如愛其親。民懷其恩。有同骨肉。蓋守宰之忠也。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父母愛子。情莫過焉。官莫謹焉。人誰非子。兆人章第六。天地泰寧。君之德也。天地設位。秉御有君。非君泰寧。人必踣躄。君德昭明。則陰陽風雨以和人。賴之而生也。四氣和順。百穀用成。是以爲休徵。故人之生。賴成於君也。是故祇承君之法度。行孝悌於其家。服勤

稼穡以供王賦。此兆人之忠也。順化供養。勤勞奉國。是則為忠。書云。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一人以大善撫萬國。萬國以忠貞戴一人。政理章第七。

夫化之以德。理之上也。則人日遷善而不知。德化潛運以心。則不知所由。而民從善也。施之以政。理之中也。則人不得不為善。政施有術。昭見於

人。人勉而行。欲罷不可。懲之以刑。理之下也。則人畏而不敢為非也。刑臨以威。知懼無犯。既劣於政。彌蒙於德。刑則在省而中。舜流四凶。足清萬國。

政則在簡而能。簡則易從。能則人服。德則在博而久。不博則有不及。不久而人心復澆。德者為理之本也。任政非德則薄。任刑非德則殘。兼德則厚。如

德則寬。故君子務於德。修於政。謹於刑。刑不謹。則知政不修。舉德不務。而人不懷也。固其忠以明其信行之匪懈。何不理之人乎。忠信在己。恪勤修

官。官修政明。而人自理。故無不能理之吏。與不可理之人。詩云。敷政優優。百祿是道。政其人理。祿其宜哉。武備章第八。王者立武以威四方。安

萬人也。武德在寧靜。非形於征伐也。淳德布洽。戎夷稟命。統軍之帥。命不可辱。帥不可失。國之大寄。非易其人。仁以懷之。撫其疾苦。使之咸懷。義以

厲之。示其慷慨。使其激勸。禮以訓之。明其節制。使之有序。信以行之。審其遠近。使之必行。賞以勸之。懸其爵賞。使之慕功。刑以嚴之。威其鈇鉞。使之

懼罪。行此六者，謂之有利。六者並用，闕則失之。故晉將用師，子犯曰：未知信之類是也。故得師，盡其心，竭其力，致其命。士卒從教，故師得利。是以攻之則克，守之則固。武備之道也。武可以備而不用，不可以用而不備也。詩云：「云。赴赴武夫，公侯干城。」有其武才，堪其扞禦。觀風章第九。惟臣以天子之命，出於四方，以觀風，聽不可以不聰，視不可以不明。使臣之行，如君耳目，不聰不明，不勝其任。聰則審於事，明則辨於理。不聰則惑其所聞，不明則蔽其所見。理辨則忠，事審則分。理不辨，則其斷偏；事不審，則其信惑。君子去其私，正其色。私去則情滅，色正則邪遠。不害理以傷物，求罪為公。則成刻浮，不憚勢以舉任。舉必以才，不必以勢。惟善是與，惟惡是除。善雖讎，必薦惡，雖親必去。以之而陟，則有成；君子效能也。以之而出，則無怨。小人伏罪也。夫如是，則天下敬職，萬邦以寧。官務修政，人始獲安。詩云：「載馳載驅。周爰諮諏，勤勞不寧，善斯勸矣。」保孝行章第十。夫惟孝者，必貴於忠。若思孝而志忠，猶求福而棄天。忠苟不行，所率猶非道。忠不居心，動皆邪僻。是以忠不及之，而失其守。自貽伊罰，求安可乎。匪惟危身辱及親也。既失於忠，又失於孝，故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竭其忠，則福祿至矣。忠則得福祿，則榮親也。故得盡愛敬之心，以養其親，施及於人。守忠之道，衆善攸

歸身安親樂得盡其養。此之謂保孝行也。以忠之故得保於孝。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考叔行孝。施於莊公。君子善之。此之謂也。廣為國章第

十一。明主之為國也。任於正。去於邪。任正則君子道長。去邪則小人道消。邪則不忠。忠則必正。忠則不邪。正則必忠。有正然後用其能。能而無正則邪。正而有能則忠。是故師保道德。股肱賢良。周為保。召為師。元為股。凱為肱。內睦以文。外威以武。教莫若文。威莫若武。被服禮樂。隄防政刑。禮樂德之。則不可違躬。政刑理之。要不可破壞。故得大化興行。蠻夷率服。化行文被。夷服武偃。人臣和悅。邦國平康。禮樂善而政刑清也。此君能任臣。下忠上信之所致也。臣在忠於君。君在委於臣。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成履非一木之材。為國資庶履之力。廣至理章第十二。古者聖人以天

下之耳目為視聽。用天下之視聽。則無不見聞也。天下之心為心。順物之情。不任己欲。端旒而自化。居成而不有。斯可謂致理也已矣。默化元運。其理如此。王者思於至理。其遠乎哉。道無遠近。弘之則是。無為而天下自清。有事則煩。不疑而天下自信。不疑於物。物亦信焉。不私而天下自公。不私於物。物亦公焉。賤珍則人去貪。貪由有珍。珍去貪息。徹侈則人從儉。儉清於侈。侈除儉生。用實則人不偽。見實知偽之惡。崇讓則人不爭。見避知爭。

之失。故得人心和平。天下淳質。化行心易。咸服其淳。樂其生。保其壽。氣得
天和。咸無夭折。優游聖德。以爲自然之至也。聖德無涯。與天地等。詩云。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雖迷帝德。不違其則。揚聖章第十三。君德聖明。忠
臣以榮。欣已獲奉斯君。君德不足。忠臣以辱。耻躬不能爲臣。不足則補之。
聖明則揚之。古之道也。補袞之闕。揚君之休。古之忠臣。則皆然也。是以虞
有德。咎繇歌之。文王之道。周公頌之。宣王中興。吉甫詠之。君上行仁。覆之
道也。臣下有贊。詠之義也。故君子臣於盛明之時。必揚之。盛德流滿天下。
傳於後代。忠矣夫。若君有盛德。而臣不揚。使久遠無聞。則有缺於忠道矣。
辨忠章第十四。大哉忠之爲用也。用忠以教。大莫如焉。施之於通。則可
以保家邦。以有間貳。施之於遠。則可以極天地。以無空窮。故明王爲國。必
先辨忠。爲國藉之。忠者。臣節。不先辨忠。國將安寄。君子之言。忠而不佞。小
人之言。佞而似忠。而非聞之者。鮮不惑矣。忠言逆志。必求諸道。佞言順志。
必求諸非道。夫忠而能仁。則國德彰。爲君撫愛。忠而能知。則國政舉。忠而
能勇。則國難清。爲君謀忠。爲君果毅。故雖有其能。必由忠而成也。忠而有
能。則有功。仁而不忠。則私其恩。仁愈多。而恩愈深。知而不忠。則文其詐。知
愈多。而詐愈密。勇而不忠。則易其亂。勇愈多。而易其亂。是雖有其能以不

忠而敗也。能而無忠，則為敗。此三者不可不辨也。書云：「旌別淑慝，其是謂乎。」善惡既別，任使不謬。忠諫章第十五。忠臣之事君也，莫先於諫。糾

過正德，惟能諫之。下能言之，上能聽之，則王道光矣。上能聽，下不能言，則

虛其聽。下能言，而上不能聽，則虛其言。言聽俱能，則君臣德合，則其道光

明也。諫於未形者上也。先事而止，君違不聞，諫於已彰者次也。出未及施，

改之非後，諫於既行者下也。行而能改，雖下猶愈。違而不諫，則非忠臣。從

君所昏是乃罪也。夫諫始於順辭，中於抗議，終於死節，以成君休，以寧社

稷。順辭不從，犯顏抗議，不從則繼之以死，其務使君改過為美，社稷之安

固也。書云：「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繩直可以正木，臣忠可以正主也。

證應章第十六。惟天監人，善惡必應。為善則吉，為惡則凶。善莫大於作

忠。百行之善，無忠皆忘。惡莫大於不忠。大惡之惡，為逆者殃。忠則福祿至

焉。不忠則刑罰加焉。忠則言播聞，未有不祿。不忠則不忠彰兆，未有不刑。

君子守道，所以長守其休。小人不常，所以自陷其咎。天意本休，君子知而

順之。天意無咎，小人求而取之。休咎之徵也，不亦明哉。天監孔明，勿謂茫

昧。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報國章

第十七。為人臣者官於君，臣之官祿，君實錫之。先後光慶，皆君之德。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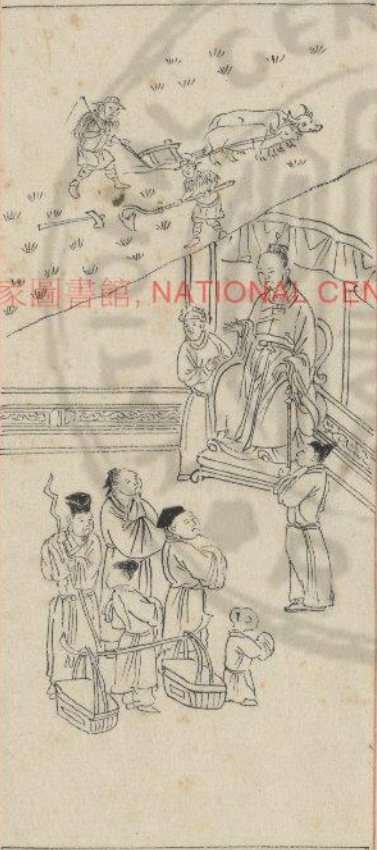
格祖考。慶垂子孫。不思報國。豈忠也哉。忠則必報。不報非忠。君子有無祿而益君。無有祿而已者也。君臨天下。誰不為臣。食土之毛。皆銜君德。昏衢迷於日月。君子知懷帝恩。故偃息山林。有能藩國。况荷君祿位。而無聞焉。報國之道有四。一曰貢賢。進得其才。君可端拱。二曰獻猷。納當其善。君可依行。三曰立功。功吾其庸。君可無患。四曰興利。殖致其厚。君可與足。賢者國之幹。幹可以立。猷者國之規。規可以執。功者國之將。將可以禦。利者國之用。用可以給。是皆報國之道。惟其能而行之。各以其能而報於國。道斯廣矣。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况忠臣之於國乎。凡人之聞一言一德。猶必報。君臣之義。重恩重焉。如何忘也。 盡忠章第十八 天下盡忠淳化行也。忠有所未盡。則淳化不行。君子盡忠。則盡其心。小人盡忠。則盡其力。君子可以盡謀。小人可以効命。盡力者。則止其身。盡心者。則洪於遠。止身。則匹夫之事。洪遠。則萬物之利。故明王之理也。務在任賢。賢臣盡忠。則君德廣矣。聖無獨理。道無常師。古之明王。必求賢明。無不修德。賢臣則無不盡忠。忠則為君闡揚。君德由廣大也。政教以之而美。君上立教。臣下所敷。禮樂以之而興。君上制作。臣下所行。刑罰以之而清。君上恤刑。臣下所化。仁惠以之而布。四海之內。有太平音。君德既備。人懷始康。樂至而歌。自然

之理也。嘉祥既成。告于上下。君臣之始於政。能著於群瑞。故其成功。可以告神明也。是故播於雅頌。傳於無窮。德施於人。務格於神。而後行於樂。樂行。則何極之有。

忠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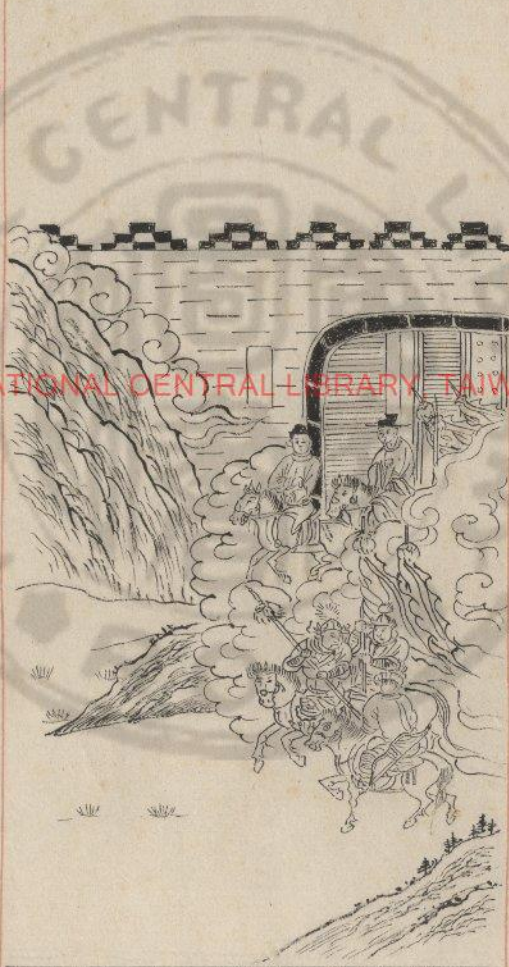
國朝忠傳

文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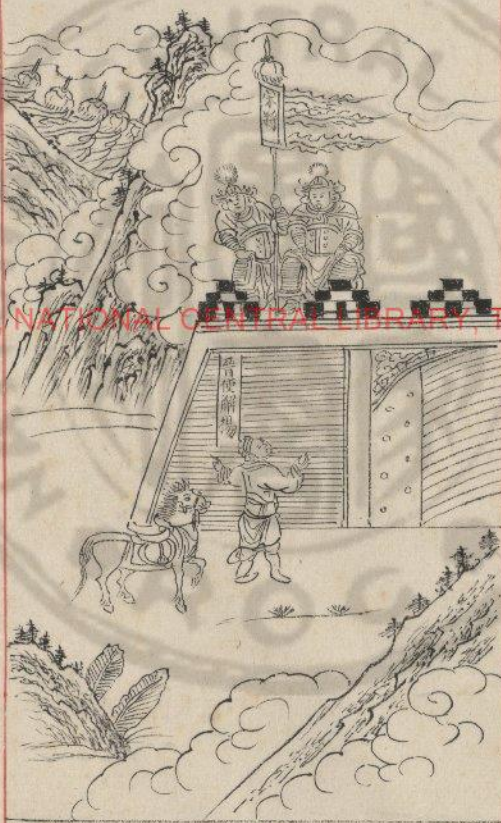
子產。姓國。名僑。是鄭國的大夫。鄭簡公時。子產做國相。專把禮義治國。愛養百姓。修明政事。做相一年。鄭國小的每都不敢戲耍。老的每都得快活。

犁地的僮子不侵了別人的界分。二年後市面上買賣貴賤都不講價。三年後國中十分太平。百姓每夜裏都不閉門。也沒盜賊。路上有人失落下
的物。見的都不敢拾。四年後農家的田器撒放在野地裏。也沒人敢偷拿去
做國相。二十六年國富兵強。晉楚大國都不敢來伐鄭。百姓每愛他如父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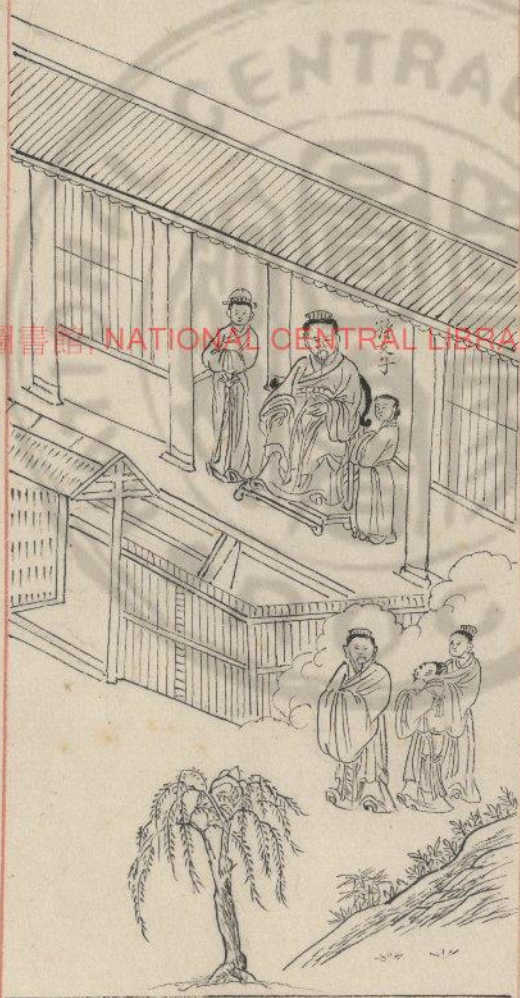
甯武子名俞。是衛成公的臣。那時有晉文公起兵伐曹國。問衛成公借路。
衛成公不肯。晉文公別路上去伐了曹。却來伐衛。衛成公着人去楚國求
救。晉文公將楚軍殺敗了。衛成公出去在陳國。甯武子根著。及衛成公歸
國。甯武子先歸撫安國人。晉文公又將衛成公拘在周天子京城。甯武子

又根著。盡心盡力。不怕勞苦。親自備衣服飲食。進與成公。晉文公著醫人來毒衛成公。甯武子將自己錢財與醫人。不曾下毒藥。以後周天子著衛成公還國。甯武子做上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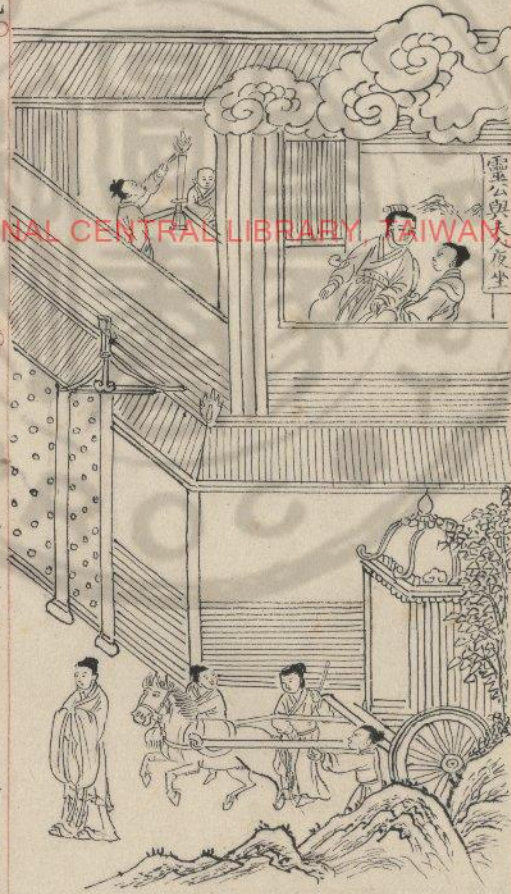
解揚。姓解。名揚。是晉景公的臣。那時楚莊王起軍圍了宋國。宋國教他的臣樂嬰投晉國乞軍來救。晉景公欲要救宋。先差解揚去宋國說且不要降楚。我晉國都起兵來救你解揚經過鄭國。鄭國拿住解揚。送與楚軍中。楚莊王多將財寶買囑解揚。教他對宋國說。晉不來救你。解揚先不肯從。

直至再三說。解揚恐怕被他殺了。傳不得晉景公的言語。只得假應承著。及至到宋國城下。却依舊說與宋人道。晉軍都來救你。早晚便到。莊王見他這等說。大怒。要殺他。著人對他說。你已自許了我。如何又失信。解揚對說。人臣能守著人君的命。命死也不改移。這方是信。臣奉命出使。有死無二。便有財寶。動不得臣的心。臣先怕王殺了臣。傳不得君命。所以許王。而今已自傳了我晉君的命。便死也甘心。莊王見他盡忠。饒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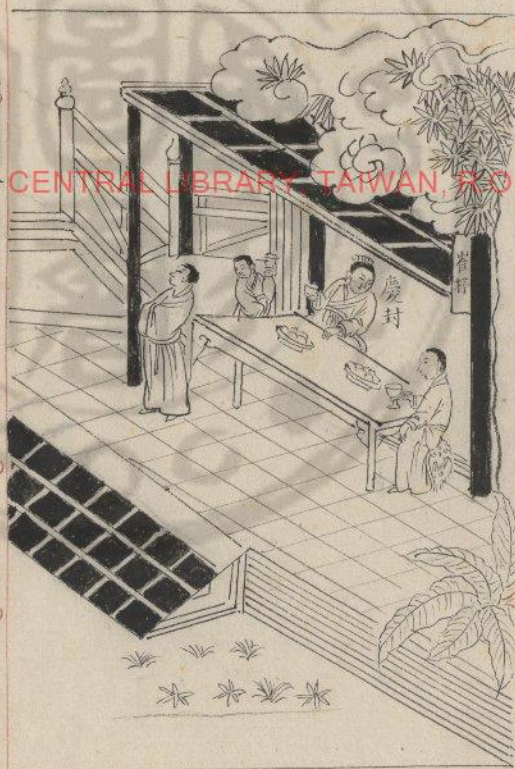
季孫文子。名行父。是魯國的臣。做魯國三朝的卿相。一心只是奉公。家裏婢妾。不穿絹帛。所乘的馬。不喫穀粟。不收藏金玉。不私置甲兵。臨終的日。

家臣賣什物做葬具。衆大夫入他家裏看。都歎息他忠於魯國。



蘧伯玉。名瑗。音院。是衛國的大夫。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夜裏坐。聽得闕門外車響。到闕門根前住了。過了闕門。又還響。靈公便問夫人說。你料著這過的是誰。夫人說。這是蘧伯玉。靈公又問。你怎地知道是他。夫人說。我聽得禮書上說。爲人臣的。過君的門。須下了車馬。遇著君的鞍馬。也須起身恭敬。自古來忠臣。不因白日裏有人見時。纔行這禮。也不因暗地裏無人見時。慢了這禮。蘧伯玉是衛國的賢大夫。有仁心。有見識。平生敬上。這箇

人必然不肯黑夜裏輕棄了禮法。我所以知道是他靈公著人趕上去看。果然是蘧伯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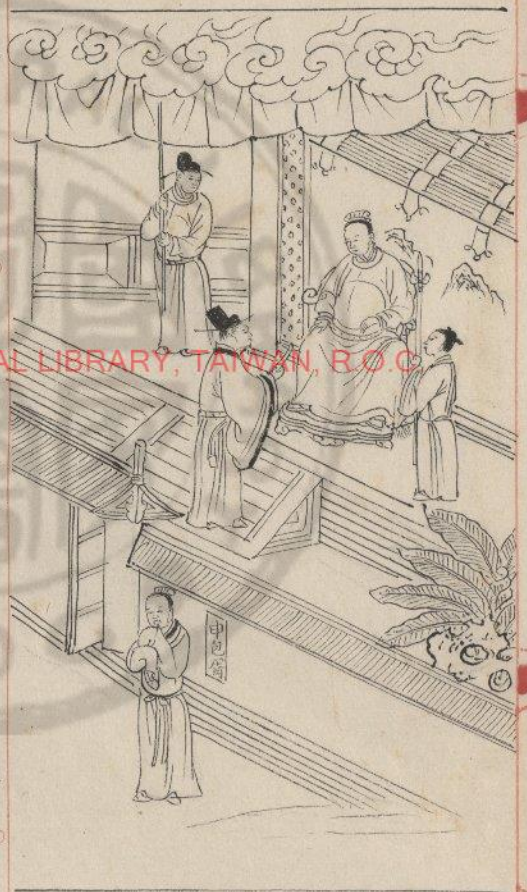


晏嬰表字平仲。東萊人。是齊景公的大夫。有德行。齊國的姦臣崔杼做右相。慶封做左相。這兩箇人要專權。怕衆人不從他。殺牲對神道說誓。說您衆人有不知俺兩家同心的。著他便死。晏嬰聽得。仰望著天說。晏嬰必不肯從你。若是忠君王。扶社稷的事。我便肯從。到底不肯依他。說誓。慶封惱怒。要殺晏嬰。崔杼音苧說他是忠臣。不曾殺他。在後。崔杼。慶封事敗了。景公著晏嬰做丞相。齊國大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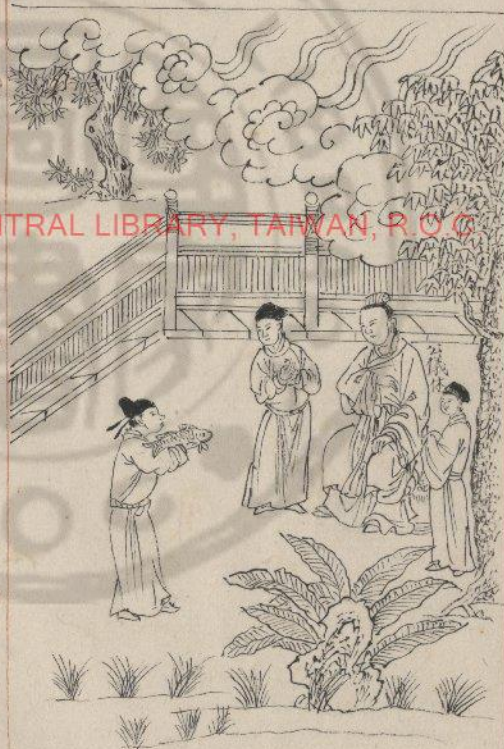


鬬辛。是楚昭王。卽音云縣的縣官。在先昭王的父平王。曾殺了鬬辛的父。又殺了伍子胥的父兄。伍子胥走去吳國。勸吳王起軍馬入楚國報父兄的讎。昭王走到卽縣。鬬辛的弟鬬懷要害昭王。對鬬辛說道。已前平王殺了我父。我而今害他的子。有何不可。鬬辛回說。人君殺了人臣。誰敢做冤讎。假如一時害了人君。以後滅了宗族。也不是箇孝子。你若敢犯這件罪。我決定殺了你。鬬辛又恐怕兄弟真箇無知。害了昭王。使著別的兄弟鬬巢。送昭王再走入隨國去。以後吳軍退了。昭王歸國。鬬辛受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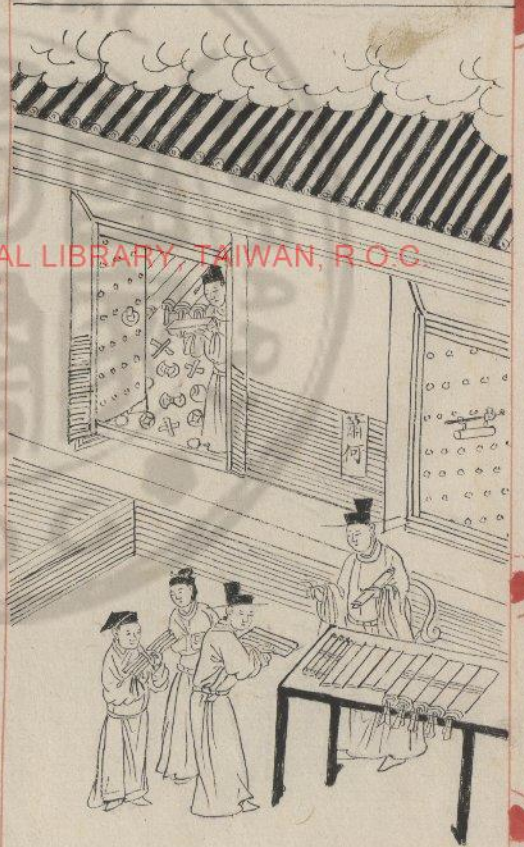
申包胥是楚昭王的臣。那時伍子胥在吳。引兵伐楚。楚王戰敗出走。吳兵入楚國都。申包胥見本國危急。直走去秦國求救。立著秦的朝門哭了七日七夜不絕聲。秦國君哀公召見他。申包胥啓說。吳國強大。要併吞各國。纔從楚起。今臣的楚王失國在外。著臣來告急。哀公說。我知道了。你且歇息。待我商議。申包胥又說。臣的君王在野地裏未歸國。臣如何敢歇息。再立著庭前倚牆大哭。日夜不住聲。水不入口。哀公聞得感動。說楚君雖是無道。有一箇臣這般忠義。如何可不救。因此出兵救楚。敗了吳兵。楚昭王復位。著申包胥做上卿。



公儀休是魯國的相。遵守著法度。依順著道理。教百官每都依著他正道行。但係喫俸祿的人。不許和百姓爭利。那時有一箇舊朋友。送魚與公儀休。公儀休不受。那朋友說。我知道丞相愛喫魚。所以來送。怎地不受。公儀休說。我做國相。要魚喫時。自把俸錢買喫。我今不受你的。再誰敢送來與我。到了不肯受。公儀休又魯喫菜。滋味甚好。知道是自家種的。便把菜園裏葵菜都拔了。又見家人織得布細。便趕了織布的婦人。燒了織機。說道。您自家種了好菜。又織了好布。著那農民婦女。將他的菜和布賣與誰。公儀休做人多似這般清儉有德行。古今稱做賢人。



蕭何是沛縣人。在縣裏做吏。漢高祖皇帝初起兵時。用蕭何總管軍馬錢糧的事。及至破了秦咸陽城。諸將官爭去取金銀財物。只有蕭何獨先取秦丞相御史府文書圖冊收藏了。後來高祖盡知道天下戶口多少。地理險要去處。都因得這秦的圖書。項羽著高祖去漢中做漢王。高祖怒。蕭何啓說。臣願大王且到漢中。撫養百姓。選求賢人。先安定了巴蜀。却出來收三秦的地面。天下可取了。高祖去之國。著蕭何做丞相。保舉韓信做大將軍。助高祖出兵。收了三秦。高祖會合諸侯攻項羽。留蕭何守關中。輔太子。修城池宮殿。立社稷宗廟。置律令。治州縣。轉運糧草供給軍馬。沒一件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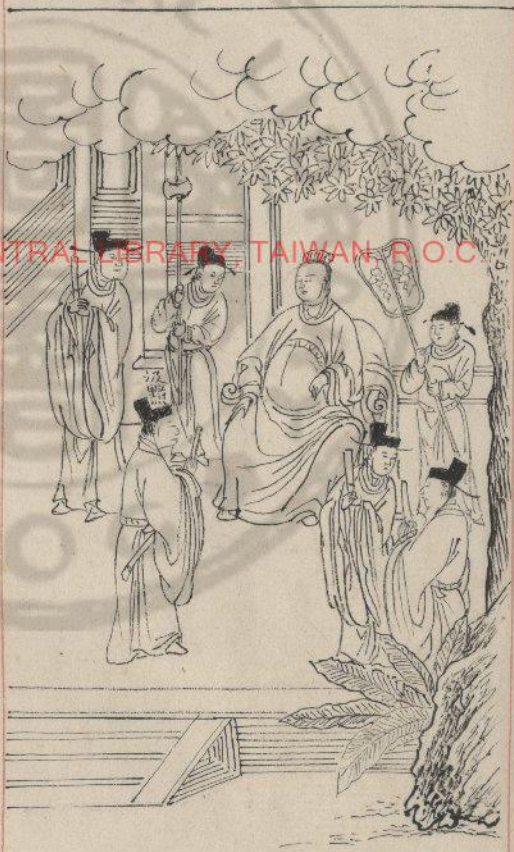
缺。高祖領的軍多有逃亡的。蕭何在關中便發人來補了。又著他子孫兄弟少壯的都做軍。高祖滅了項羽。即帝位。封蕭何做鄼才。何切又音贊侯。食邑八千戶。位次第一。眾功臣都來爭功。高祖說與眾人道。你諸人獨一身。根我多的。不過兩三人。蕭何全家三四十人。根著我。他守關中。輔佐我成帝業。功勞又大。務定著蕭何位第一。子孫世世受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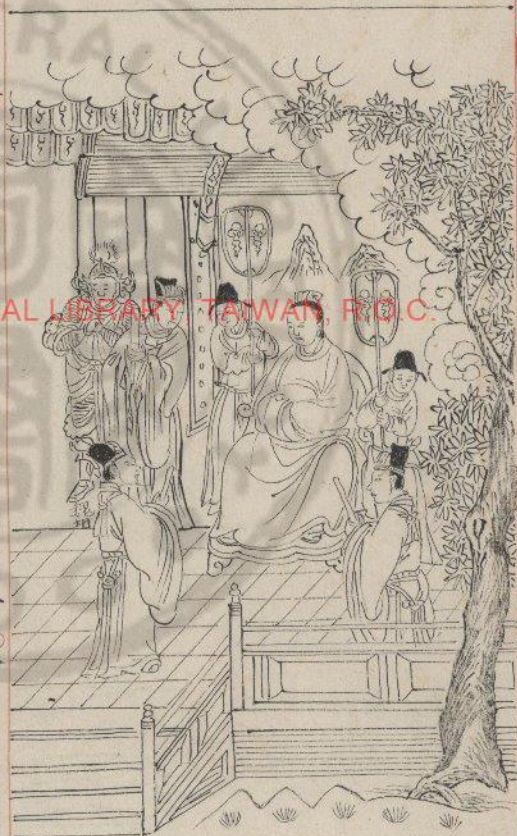
張良。表字子房。祖上是韓國的人。漢高祖皇帝初做沛公時。將數千人到下邳。張良歸從了高祖。常把太公兵法說與高祖。高祖心喜。用他計策。張

良將兵法說與別人。便都不省。張良知高祖有天命。因此上根著不去。及高祖引兵入咸陽。秦王子嬰投降拜了。高祖得了秦國。看見宮室。帷帳。狗馬。寶玩。婦女。甚多。心裏要留在宮裏住。樊噲諫高祖不肯聽。張良諫說。秦朝因爲無道。所以沛公得這裏。與天下的人除了害。正當儉素方好。如今纔到秦國。便要快活。又和秦一般了。人說的忠言。雖是逆著耳。却成得事。便如苦味的藥。雖是苦著口。却醫得病。高祖聽他說了。便領著軍馬。還到霸上。劄營。後來項羽怒高祖閉了函谷關門。引兵攻破了關。駐劄在鴻門下。要來攻高祖。項羽的叔父項伯和張良是舊朋友。夜間騎著馬。走到高祖營外。悄地裏喚張良。著張良撇了高祖。和他一搭兒走去。張良說。我根了沛公幾年。今有急難。便走去。是不義了。便入去。說與高祖。與高祖設策。請項伯飲酒結親。著項伯和解項羽。第二日。張良根隨高祖到鴻門。謝項羽。飲酒中間。范增要害高祖。張良出外。著樊噲入去護衛高祖。高祖因而得脫去。張良後爲高祖計謀。委任韓信。彭越。黥布。三人爲將。滅了項羽。高祖即帝位。著張良自揀齊地三萬戶。封做侯。張良辭不敢受。高祖封他一萬戶。做留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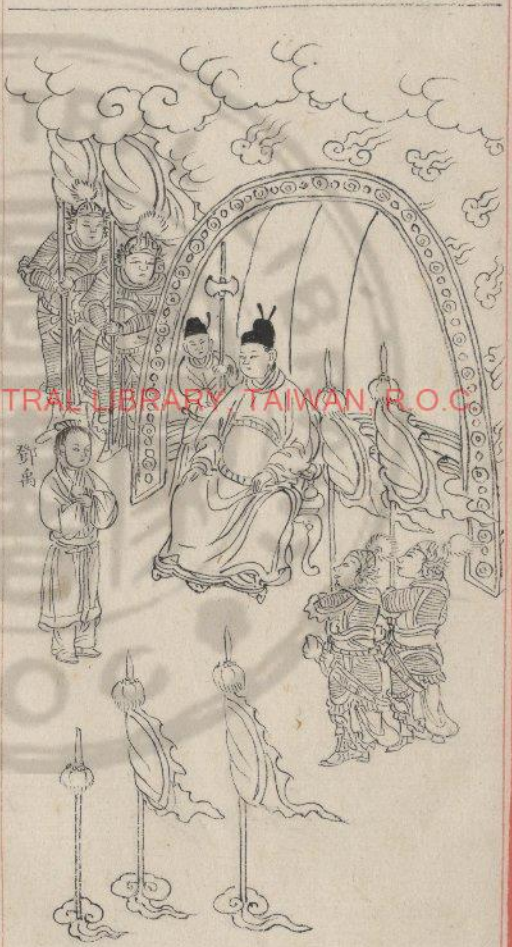
汲黯乙歲切表字長孺漢音卜陽人。漢孝武皇帝時。做官在朝。他的性忠直。武帝曾對臣宰每說。我欲要行仁義。你衆臣宰以爲如何。汲黯奏說。陛下心多私欲。却要外施仁義。怎地學得堯舜治天下。武帝大怒。退朝對衆臣宰每說。汲黯這般不曉事。衆臣宰都恠責汲黯。汲黯對衆人說。天子置立公卿宰臣。恐怕有不是的事。要衆人匡正。你衆人如何阿諛順承天子的意。將天子陷於不義。縱然愛惜身子。不肯正諫。豈不羞辱了朝廷。衆臣宰皆服他說。武帝後來稱他可比古時社稷之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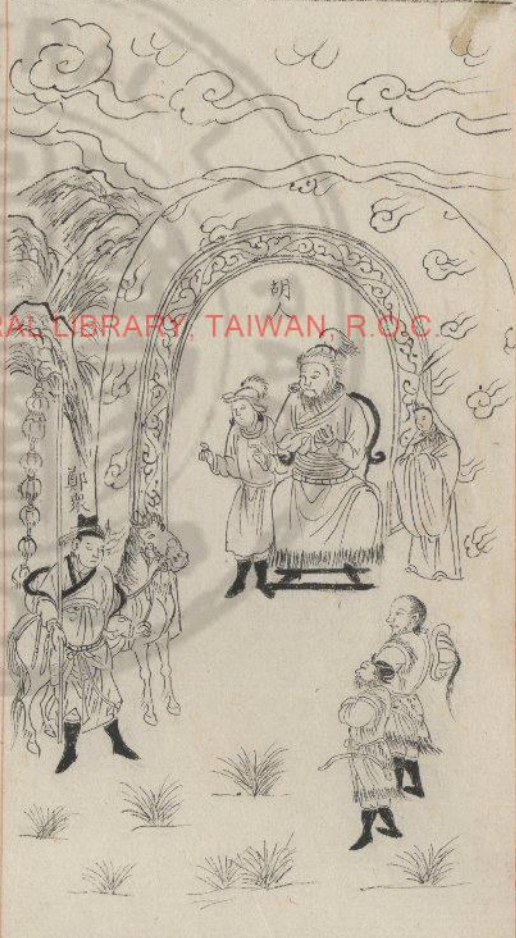
魏相表字弱翁。濟陰定陶人。漢孝宣皇帝時。除御史大夫。那時大將軍霍光沒了。宣帝想他已前功勞著。他兒子霍禹做右將軍。姪兒樂平侯。霍山領尚書事。魏相實封奏說。而今霍光沒了。又著他兒子做大將軍。又著他姪兒掌朝廷政事。他一家人都有權勢。必是驕縱了。主上若減了他家的權柄。便安了國家。又全了功臣的子孫。宣帝依著他說。陞他做丞相。封高平侯。既做了丞相。和那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佐朝廷政事。天下太平。漢朝好宰相。以前數蕭何。曹叅。以後只數魏相。丙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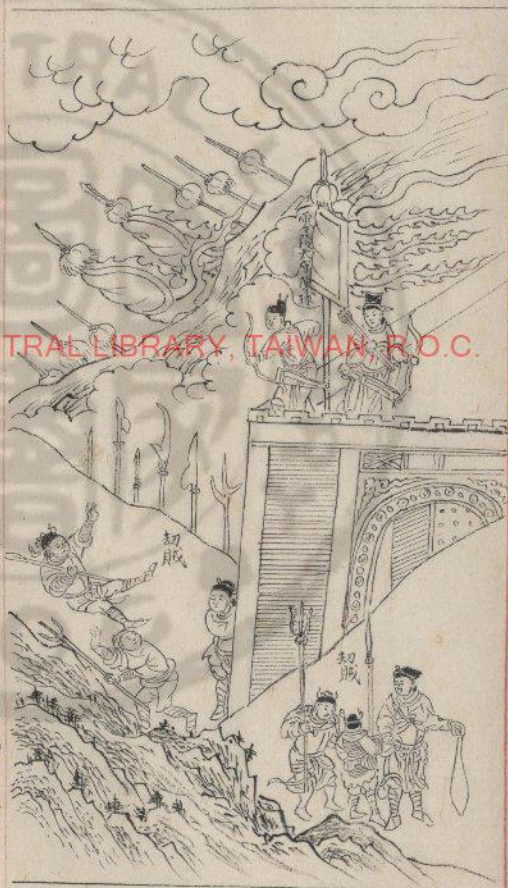
鄧禹。表字仲華。南陽人。小時和後漢光武皇帝同在長安讀書。光武起兵。鄧禹根尋到河北。勸光武延接賢士。務得人心。立高祖的事業。救萬民的生命。光武大喜。著鄧禹就帳裏歇宿。每事與他商議。任用各將官。都問鄧禹。人人都用得停當。曾將數百萬兵。不肯妄殺一箇人。天下已定。便去了甲兵。還修儒業。有兒子十三箇。各教他學一件藝業。修整家法。教訓子孫。遵守國家法度。俸祿外。並不營添產業。光武極敬重他。除做太傅。封高密侯。二十八將中是第一箇人。畫像在南宮雲臺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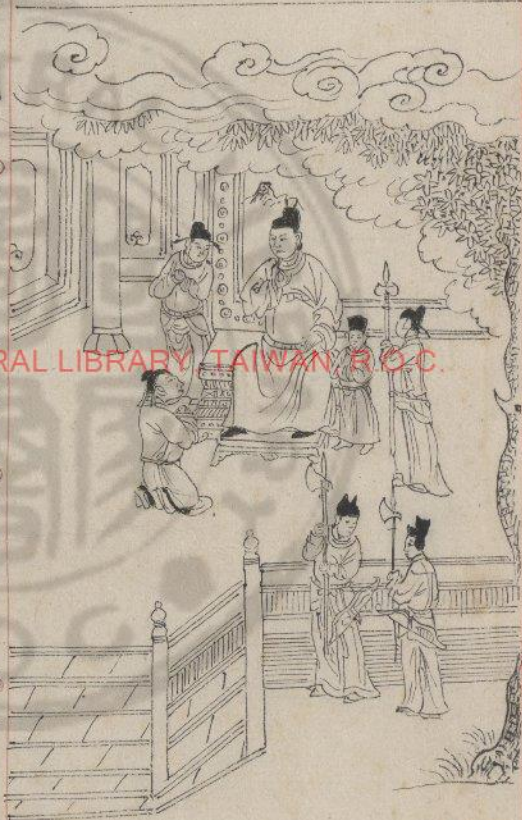
鄭衆表字仲師。河南開封人。漢明帝時。除做給事中。又做越騎司馬。那時北裏胡人要與漢朝和親。明帝差鄭衆擎著漢家旌節去做使臣。胡人要鄭衆拜。鄭衆不肯拜。胡人的王子惱了。把鄭衆圍守著。不與飯食喫。要他降服。鄭衆不肯服。拔刀在手說誓。胡王害怕放了。著人送鄭衆回還到京城。章帝即位。又要差鄭衆去。鄭衆奏說。臣不忍拿著大漢的旌節去。胡人羶帳裏拜。後胡人來漢朝。章帝問胡人。鄭衆不服胡王的緣故。胡人說鄭衆的意氣壯勇。蘇武也不及他。章帝喜悅。除鄭衆做軍司馬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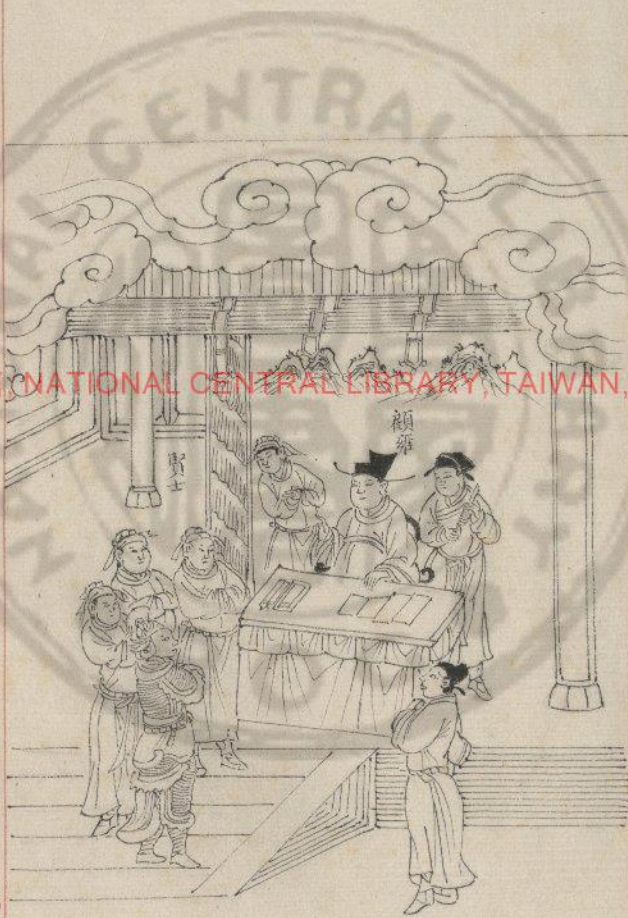
陳球音求表字伯真，下邳淮浦人。後漢順帝除他做御史。那時挂陽有賊李研等，群聚劫掠州縣，家拿捕不得。大尉楊秉薦陳球做零陵太守。陳球到了零陵，擺布捉賊的法度。過了一月，賊知他威名，都散走了。又有軍人朱蓋，結交著挂陽賊胡蘭，領著二三萬人來攻零陵。城中的人害怕，吏人每都來對陳球說：而今賊來攻城，可將家裏老小逃趨去。陳球聽得大怒，說道：太守分了國家虎符，管著一郡，怎肯顧戀妻子，阻了國家的威勢？再有說的便斬了。却和城裏人緊守著那城子。和賊相抵十來日。朝廷差中郎將度尚來救。陳球和度尚共破了朱蓋，賜錢五十萬。又著他一箇兒子做官。



諸葛亮表字孔明。瑯邪郡陽都人。大有才德。隱居南陽。蜀先主先不識得他。有徐庶在先主行舉薦。先主親自去探他三次。方與先主廝見。輔佐先主成帝業。做丞相。章武三年。先主病在永安宮。着人去成都府取諸葛亮來。分付與他立後立的事。先主對他說。我看著你的才能。過魏帝曹丕十倍。你必然能安定我的國家。我的兒子劉禪。如可輔佐。你便輔佐他。若是不才。你可自做。諸葛亮哭奏先主說。臣當盡心盡力。以死報陛下。先主沒後。諸葛亮輔佐後主。出將入相。一十二年。國治兵強。魏吳兩國都不敢伐蜀。他魯對後主說。臣成都有桑樹八百株。有薄田五十頃。足了子孫的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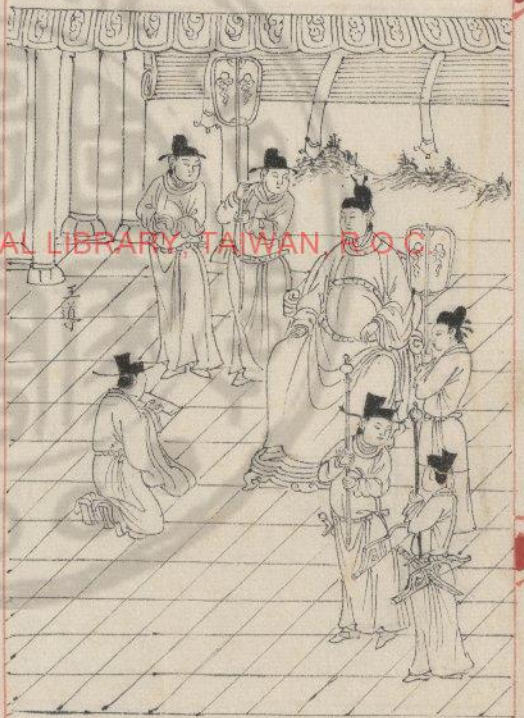


食。若臣死時。必不教家中有餘剩的匹帛。庫裏不
教有餘剩的錢財。到死後果然。謚音示忠武侯。



顧雍。表字元歎。蘇州人。吳主孫權時。封顧雍做醴陵侯。伐孫劭做丞相。顧
雍凡選用文武的。將吏官。負務要人人盡他的材能。委用品職。心中無偏
曲。又訪問得民間不便的事。及官人每的好惡。都密地裏著朝廷知道。但
有行得好的事。都歸與朝廷。不敢教外人知道。孫權以此重他。常與他議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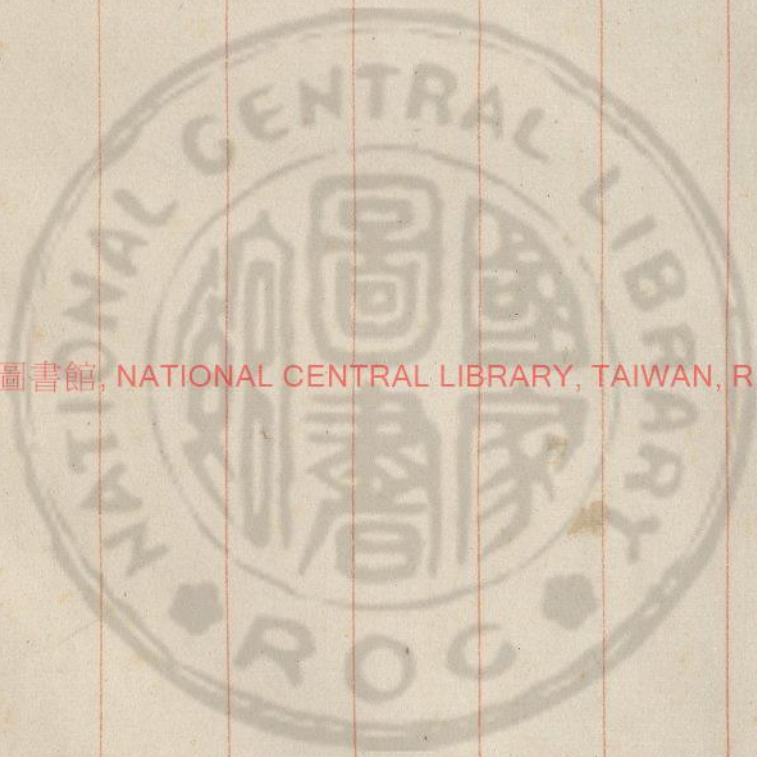
王導字茂弘。瑯邪郡臨沂音移縣人。東晉元帝時。做丞相。他的性公忠。行的政事寬大。薦引賢才。撫安百姓。成就元帝中興的功業。元帝曾因喫酒妨廢國事。王導進諫。元帝將酒鍾覆了。終身不喫酒。王導房族的哥哥王敦謀反。王導奏知明帝。先設兵防備。及王敦反了。明帝著王導做大都督。總兵平王敦。王導寫書與王敦的哥哥王含說道。先皇帝中興。恩德在民。你兄弟無故反逆。人人憤怒。我一門受國家的厚恩。今日總兵在此。寧可做忠臣死了。不做逆黨求生。以後王敦死。賊黨都平了。王導做三朝丞相。倉裏無積下的米穀。身上無重穿的絹帛。一心只忠君愛國。做到司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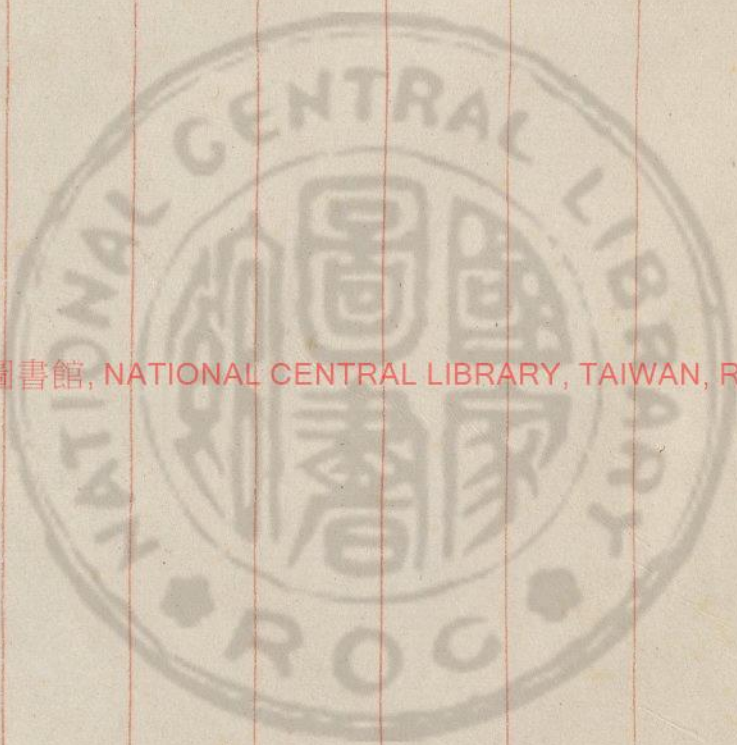
封始
興公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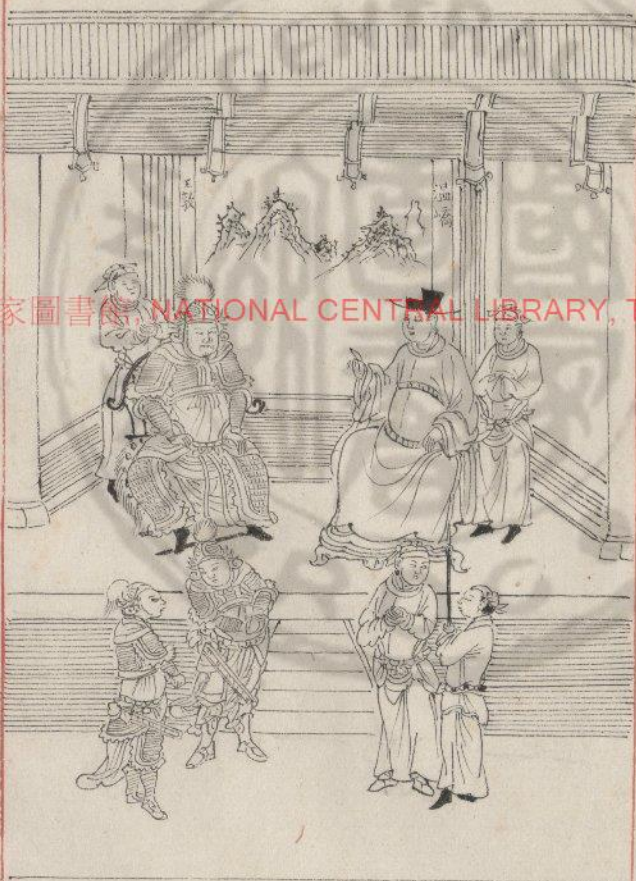
九樂大典卷四百八十五

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六 一東

忠 忠傳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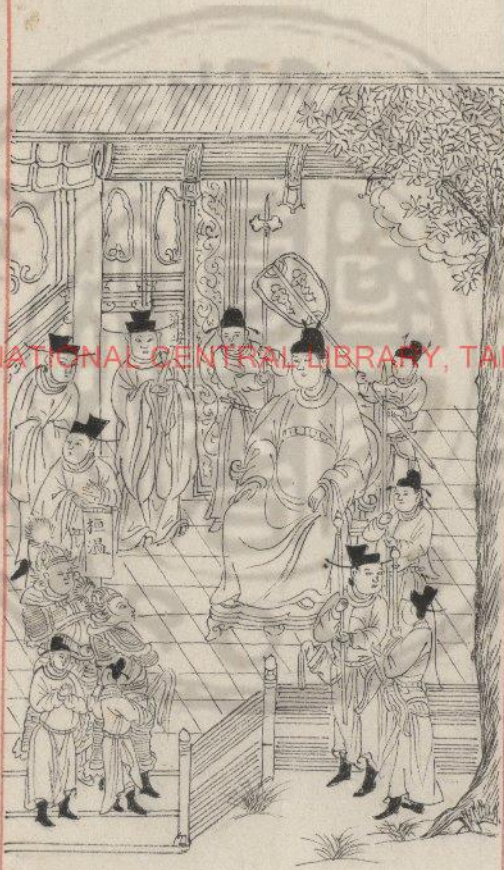
文臣



溫嶠音輻表字太真。太原府人。有學問。晉明帝時。王敦請溫嶠做左司馬。那時王敦聚著兵謀反。溫嶠累次將好言勸王敦。王敦到了不聽。溫嶠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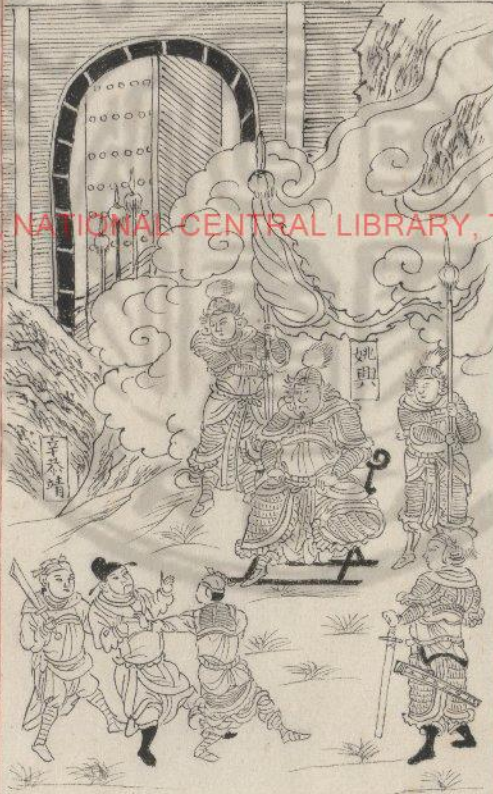


歸朝廷奏王敦謀反的意思。著朝廷防備他。後來王敦果然反了。朝廷著溫嶠做中壘將軍。將那王敦平定了。到成帝時。溫嶠做江州都督。遇著蘇峻反。溫嶠又起兵平定了蘇峻。一心忠於國家。成帝升溫嶠做驃騎將軍。封始安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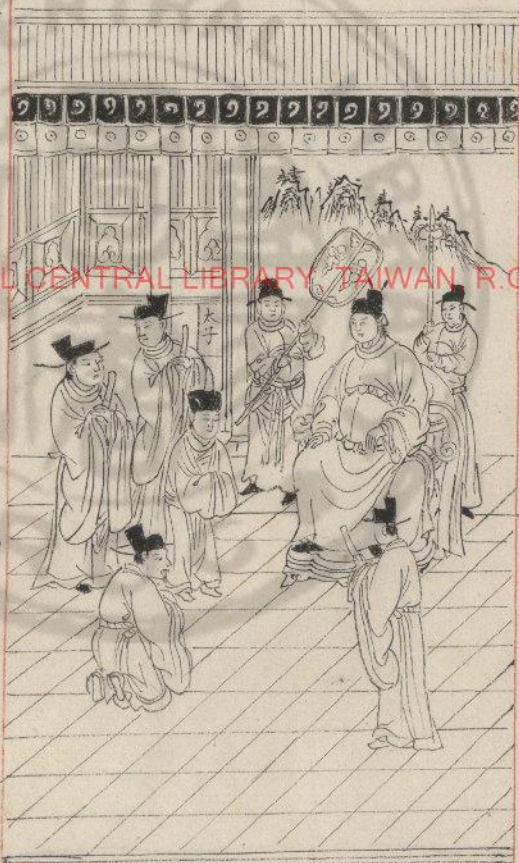
謝安表字安石。陳國陽夏人。東晉孝武帝時。做吏部尚書。那時有大司馬桓溫謀篡位。引著軍馬來朝。百官都懼怕。侍中王坦之流汗透衣。荒急倒拿著笏。只有謝安神色不改。言語從容。盡忠輔衛天子。桓溫不敢說起。只這般去了。以後又使人來問。朝廷要加他九錫的禮。謝安見他不忠。不肯

與他桓溫到了篡位不成。孝武加謝安做中書監錄尚書事。秦王苻堅親自總兵九十萬。要來滅晉國京城。人心震恐。謝安著他的姪兒謝石。謝玄等統兵八萬。殺敗了苻堅。收復了河南地面。謝安也不誇功。人說他是真宰相。加做太保。封建昌公。



辛恭靖音淨隴西狄道縣人。晉安帝時。做河南太守。遇著後秦主姚興領軍來攻河南城子。恭靖緊守著一百餘日。因無救兵。被他攻破了。將恭靖拿到長安。姚興說。我要將東南地面的事。委任你。恭靖大聲說。我寧可做晉國的鬼。不做你羌賊的臣。姚興惱了。將恭靖監收在別箇房子裏。監了

三年以後用計走回晉國來。安帝見他忠節。著做諮音咨議參軍。



高允。表字伯恭。渤海郡蓆音條縣人。北魏太武帝時。做著作郎。與司徒崔浩共掌國史。那時有遼東公翟黑子。太武好生愛他。他因差使出外。却受了人一千匹布。事發露了。來問高允道。主上若問我時。我從實說的是。還隱諱著不說的是。高允回說。只從實說的是。切不要欺罔。那翟黑子又聽著別一箇人說。不曾從實自首。太武惱怒。將翟黑子廢了。後來崔浩因修史的事。被監收了。那時高允正在東宮教皇太子講書。太子說與高允。若

入去見主上。我自引你向前。你但依著我說。太子見太武。奏說高允小心謹慎。又職分小。國史都是崔浩主張著做。請赦了高允。太武就問高允。這書都是崔浩做不是。高允對說。臣和崔浩一同做來。崔浩只整理得大綱。正做的書。臣比崔浩做得較多。太武大怒。說高允的罪重似崔浩。怎生饒得他。太子奏說。主上天威嚴重。高允是箇小臣。心裏懼怕。所以言語迷亂了。臣恰纔問他。他說國書都是崔浩做的。太武又問高允。高允對說。臣的罪該滅族。不敢虛妄。殿下因著臣陪侍講書多日。可憐臣。要乞臣的殘命。實不曾問臣。臣也不曾這般說。不敢迷亂。太武看著太子說。這箇人真是直。臨死不肯改了言語。可見他信。做人臣不欺君。可見他忠。特地赦了他罪。後來太子却責怪高允說。我要與你脫死。你却不肯從。是怎生這等。高允啟說。臣與崔浩實一同做史書。死生禍福都合一同。誠蒙殿下再生的恩。違了本心。僥倖免死。不是臣所願。太子好生稱嘆他。後來做到中書令。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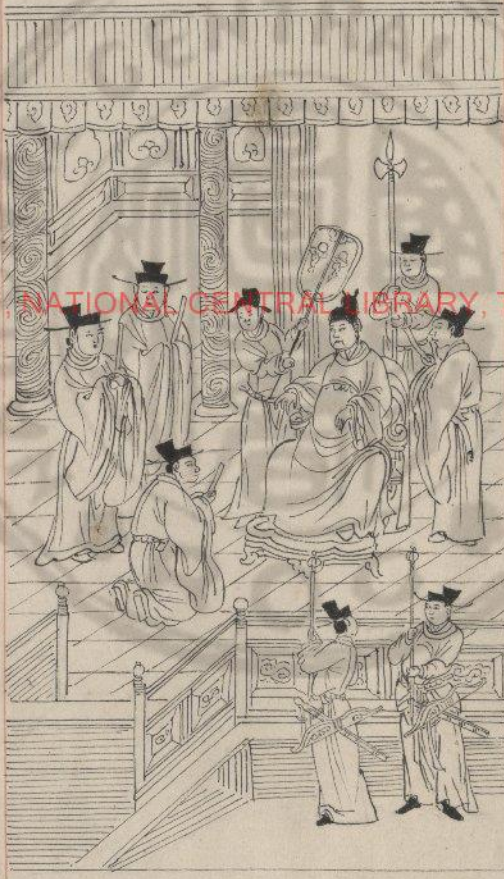
咸陽公。壽

九十八歲。



狄仁傑表字懷英。太原人。唐高宗皇帝時。做大理丞。一年中。斷決了監禁日久的人一萬七千名。人都稱仁傑斷的平。到中宗立。武后管朝廷政事。將中宗降做廬陵王。著在房州住。却要立他姪兒武三思做太子。那時仁傑正做鳳閣鸞臺平章事。對武后說。臣看天意。未厭唐朝。今若要立太子。不是廬陵王不可。武后惱怒罷了。後來武后召仁傑說。我常常地夢打雙陸不勝。却是怎地。仁傑對說。雙陸不勝。是無子。必是天要警省主上立太子的意思。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但動。天下便危了。已前文皇帝親自廝殺。取得天下。姓生艱難。正要傳與子孫。高宗皇帝又曾將兩箇兒子託付

與主上。今主上却自管了天下十餘年。又要著武三思做後嗣。却不想姑姪和母子那箇親。若主上立了廬陵王。千秋萬歲後。便常得在宗廟裏受祭祀。武三思怎肯祭祀做姑的。武后省悟。纔使人去房州召回中宗。立做太子。中宗再即了帝位。贈仁傑司空。睿宗即了帝位。追封仁傑做梁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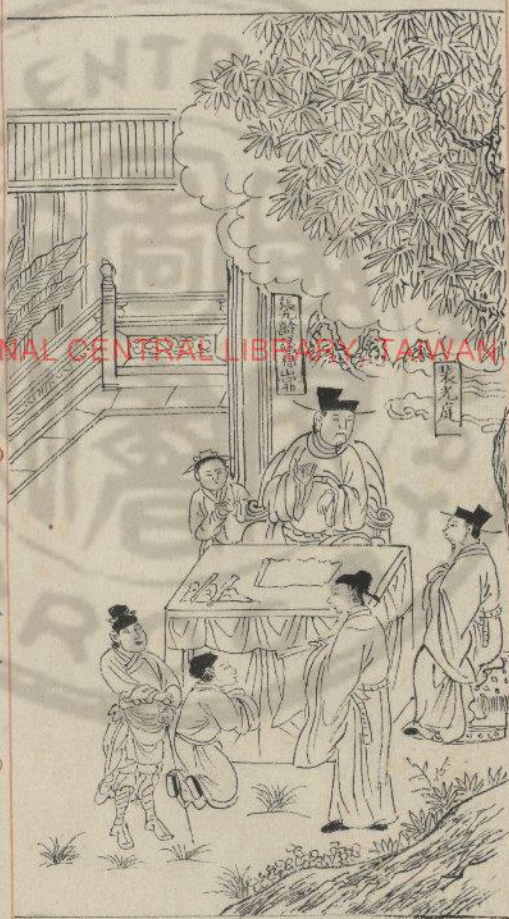
姚崇表字元之。陝州硤石人。唐玄宗皇帝時。做同州刺史。玄宗召到朝廷。問天下的事。姚崇應對如流。玄宗大喜。說與姚崇。你便須做宰相。輔佐我。姚崇知帝有大志量。用心要治天下。姚崇因跪奏。臣願有十件事。奏主上。度量若行不得時。臣不敢做宰相。玄宗說。你試說那十件事。姚崇奏的十

件事都是盡忠的道理。國家合當行的事。玄宗聽得他說。便道我都能行。姚崇叩頭謝了。明日除姚崇做宰相。封梁國公。姚崇自此進用賢人。黜退小人。天下太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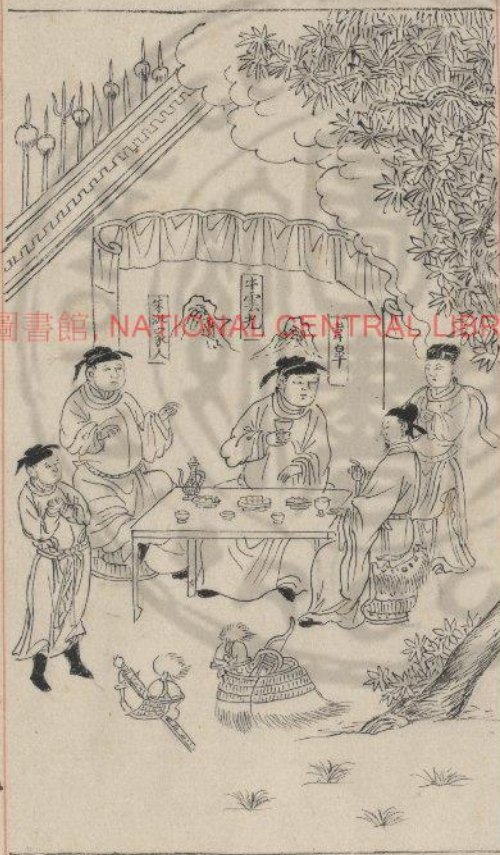
宋璟。居永切。邢州南和縣人。中舉。做上黨尉。唐玄宗皇帝開元四年。代姚崇做宰相。封廣平公。務揀選好人做官。著天下百官都得其人。當刑的。當賞的。都依著公道。不用些小私意。玄宗但有差失。宋璟便直言正諫。姚崇多有智謀。宋璟只是守法度。兩箇人見識不同。却同心盡忠。著天下賦役

寬平。刑獄減少。百姓家家富足。唐家中興以後好宰相。只數姚宋。更無別人及得他。後來贈宋璟做太尉。謚號文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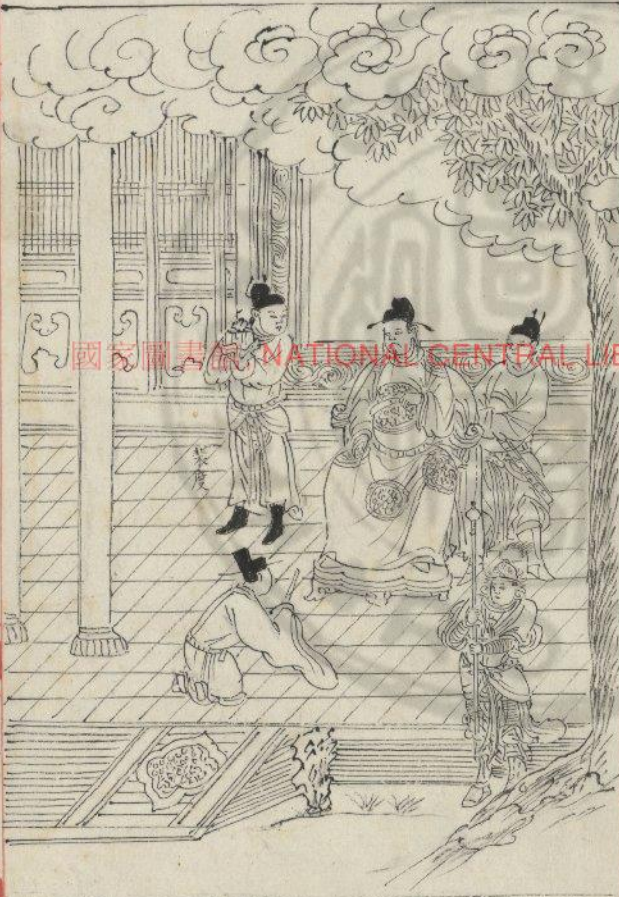
張九齡。表字子壽。韶州曲江縣人。中舉做校書郎。唐玄宗皇帝時。除做中書令。有大臣的節義。那時玄宗政事上逐漸怠慢。張九齡事事務要諫正。所舉薦都是正大的人。有武惠妃要謀廢太子瑛。立他的子壽王。張九齡執著法度不肯。武惠妃著火者牛貴兒和張九齡說。有廢必有興。你若肯相助。宰相能勾做得長久。張九齡喝他去。便奏與玄宗知道。因此上太子不曾動。那時安祿山纔做范陽小將。來奏事。氣勢驕傲。張九齡說與裴光

庭他日亂幽州的。必是這箇胡兒。後來征契丹。祿山敗了。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拿祿山到京師。張九齡議他罪該死。玄宗不肯依張九齡說。要把安祿山赦了。張九齡說安祿山狼子野心。又有反的相貌。可因這件事殺了他。絕了後患。玄宗到了不聽。將安祿山赦了。後安祿山果然反了。那時張九齡已歿。玄宗走到四川。思想起張九齡的忠心。淚下。便差使臣去韶州祭祀他。厚賞賜優恤。他家裏謚他做始興文獻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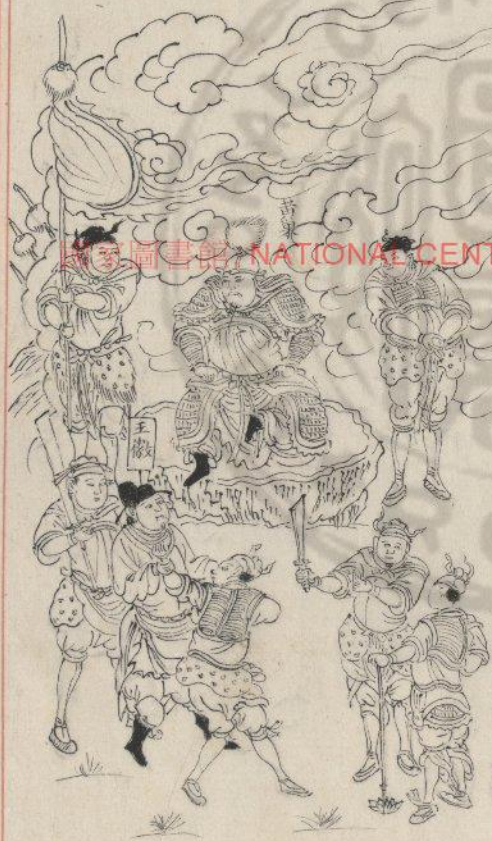


韋臯。表字城武。陝西萬羊縣人。唐德宗皇帝時。做隴州知州。就領軍守禦。當有太尉朱泚。妻上聲。教他部下小將牛雲光領軍五百鎮守隴上。太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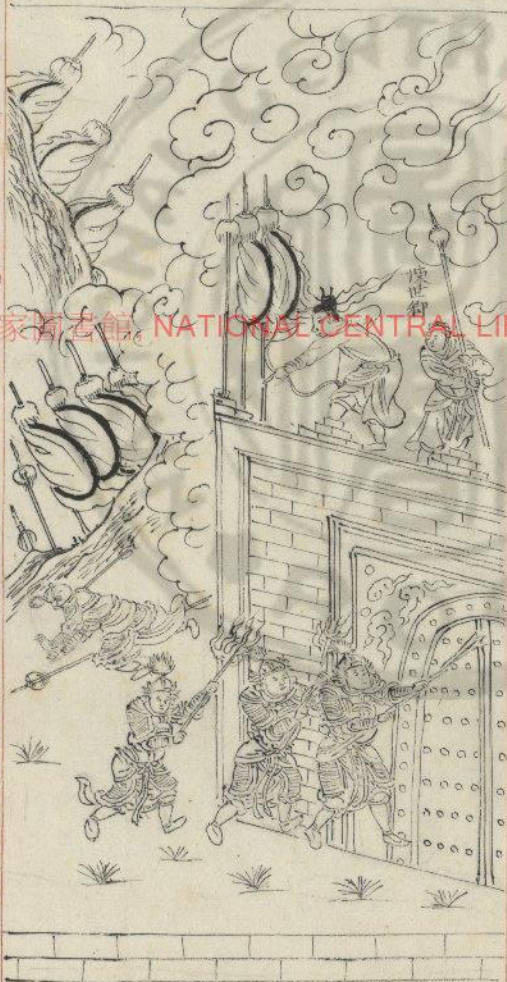
朱泚後來自家稱皇帝。教牛雲光到隴上。誘引韋臯做他的將帥。又有朱泚的家人領著軍馬來對韋臯說道。太尉已做了皇帝。而今可做一家。韋臯說與道。既要做法家呵。且把衣甲都卸音馮去聲下。免得眾軍心疑。韋臯安排著筵席。廣待那來的人。與雲光飲酒中間。韋臯喚埋伏的軍人。將牛雲光并那來的人都殺了。却差人去報德宗。除授韋臯做隴州刺史。奉義軍節度使。以後封王。



裴度表字中立。河東聞喜縣人。由進士出身。唐憲宗皇帝時。做宰相。那時蔡州賊吳元濟反。朝廷發各處軍馬征他。連年平定不得。官軍多敗。糧食將盡。臣宰每都要罷兵。裴度奏說。如今這賊不降。恰似病在心腹裏一般。若不趁時整治了。久後必做大害。臣情願自總兵伐賊。憲宗看著裴度說。你果然肯去不去。裴度就拜在地下流淚說。臣誓願不與這賊同活在世。上憲宗便著裴度總兵去伐賊。裴度臨辭。又奏說。臣這一行。必盡死報國。若不斫得賊的頭來。臣也更不回。臨行。憲宗賜他通天御帶。後來果平了蔡州賊。回朝論功。封上柱國晉國公。做四朝宰相。扶持唐家天下二十餘年。



王徽陝西人。唐僖宗皇帝時。做宰相那。時有反賊黃巢引賊衆打破潼關。徑往京城來。僖宗連夜往四川去。王徽到天明方知道。便根去。荒了跌在山坡下。被賊拿回來。黃巢要他做官。王徽做做啞。不回他言語。賊百般逼他。只是不動。放在下處。伺候監守的人鬆寬。却走脫了。到河中府扯身上衣服。絹帛寫表。著人尋小路到四川見僖宗。除做兵部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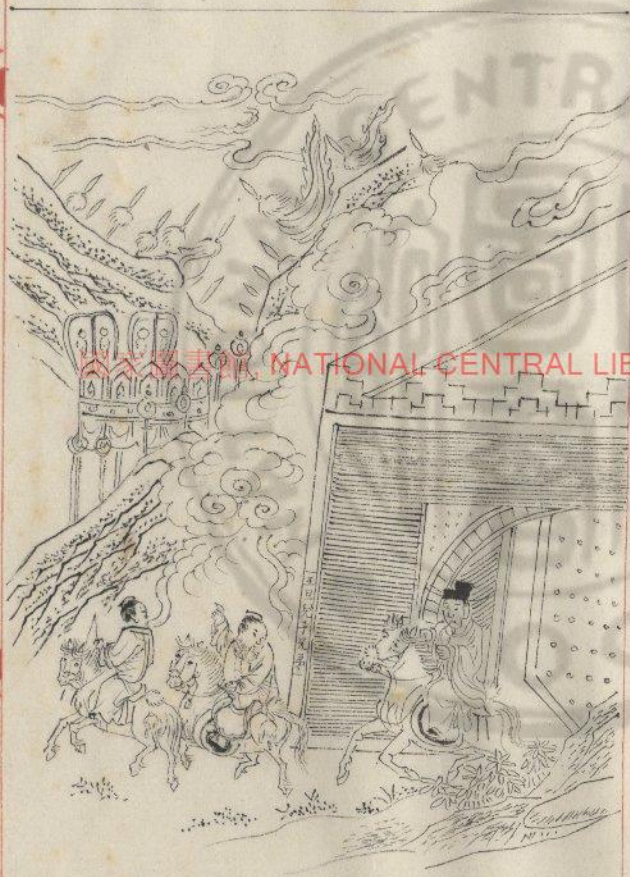
陳世卿表字光遠。南劍人。宋太宗皇帝朝進士。做東川節度推官。那時賊人李順兵起。知州張雍將州內軍馬分做三四部。差官分領。只有陳世卿

會射。自當著一面城子。陳世卿親射中三四百人。賊來得越多了。同伴官都商量要走。陳世卿正著顏色說。喫了皇帝俸祿。當捨身報國家。怎地只要避難。別有他意。後來賊軍退了。陳世卿歸朝。除做太常丞。知新安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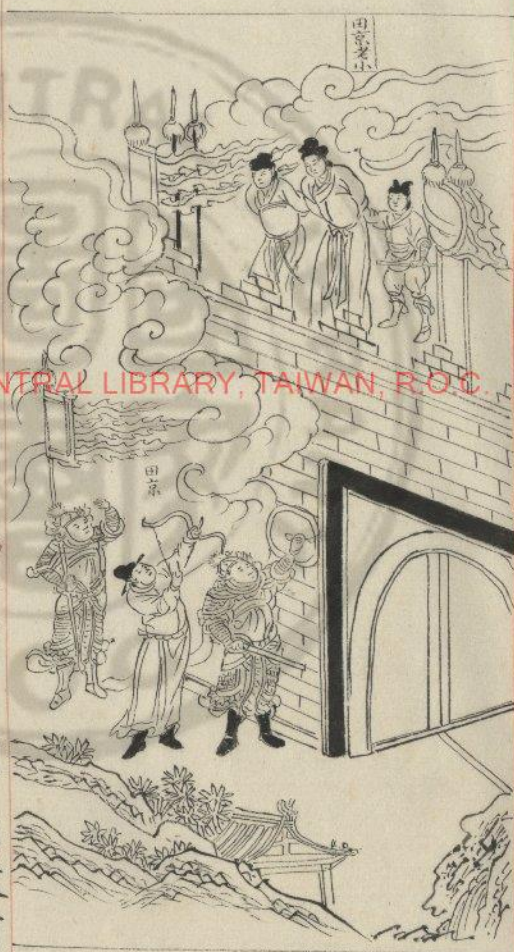
李沆。下黨切。表字太初。名州人。宋太宗皇帝朝進士。真宗皇帝朝做宰相。真宗問治天下的道理。那件最先。李沆對說。不用輕薄的人。這件最先。李沆常說我做宰相。別無他能。只是不改朝廷法度。每日將天下水旱盜賊的事。奏與真宗知道。要真宗知民間疾苦。那時有石保吉求做使相。

真宗問李沆。李沆奏說保吉。只是國親。別無軍功。教他做宰相。天下人議論。真宗兩三遍問他。他依舊這般說。因此上石保吉不曾便得做。真宗又曾問李沆。人都有密奏的事。你怎地獨無。李沆對說。臣做宰相。有的公事。便當明說。何用密奏。那密奏的。不是讒的。便是諂的。臣常嫌他。怎地學他。李沆做人性直。言語謹慎。不肯求名聲。做宰相七年。天下太平。後來贈做太尉中書令。謚號文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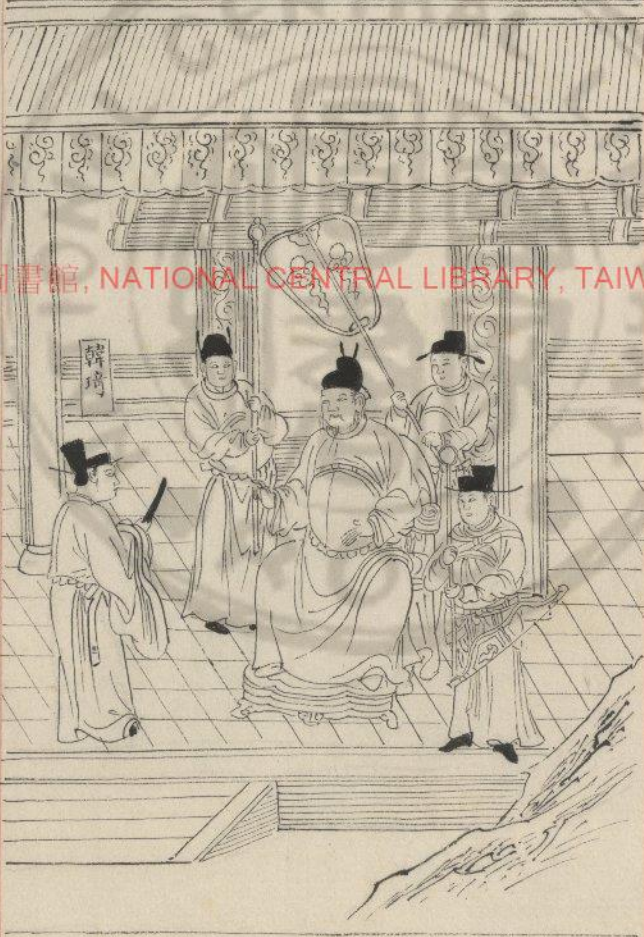


王旦表字子明大名府人。宋太宗皇帝朝進士。真宗皇帝朝做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契丹的軍馬來犯河北。王旦隨從真宗去澶音澶州親征。真宗留雍王元份音彬守城。雍王遇著暴病不能整理事。真宗著王旦迴還京城。權留守。王旦回到東京。便入皇城裏出號令。著人不要傳揚知道。真宗殺退了契丹軍馬。回京。王旦的兒子兄弟并家人。都不知王旦回在皇城裏。都出城外去接。王旦却在後頭走著去迎真宗。王旦的兒子兄弟每回頭看見。纔知王旦已回來了。到大中祥符八年。真宗著王旦做宰相。王旦做宰相十二年。不肯更改了。太祖太宗的法度。任賢才安百姓。天下太平。王旦做人等閑不與人言語戲笑。國家的事。衆官人每商議各有不同的。王旦隨後發一句話便定了。有一日回到家不脫朝服去靜屋裏獨自坐。家人都不敢見他。他的弟却去問同朝官趙安仁。安仁說方纔議論朝事。不曾定奪得。必是因這般憂愁。又一日朝廷除薛奎做江淮發運使。薛奎來辭。王旦王旦並無別言。只說東南百姓貧困了。薛奎辭退說這是真宰相的言語。封魏國公。謚做文正。

田京表字簡之。毫音蒲州鹿邑縣人。宋仁宗皇帝朝。做河北路提點刑獄官。在恩州那時。有宣毅軍小校王則。據著恩州作亂。田京在城裏將印信棄了妻小。將繩墜下城來。守住了恩州南關。占著驍健營。撫恤衆軍。保州振武二處的軍。要去應賊。田京將那軍人殺了。自後但是南關營裏的軍馬二十六指揮。在外頭的百姓。都懼怕不敢謀反。那南關軍民聚得多。似城裏的人。又得不失陷在賊裏面。都是田京的功勞。日夜和城裏廝殺。一日賊在城裏將田京的老小綁縛著上城來。叫那田京說道。你休要攻著城子。若打得緊。他要殺我家老小。田京聽得這般說。喝教諸軍盡力攻城。



又著弓箭射那城上叫的人。賊見田京不顧戀他老小。依舊將他老小每下城去了。後來衆人從南關鑿地道通入城裏去。一時突出擒拿了王則。平了恩州。朝廷御史都上書。說道田京捨了家裏妻子。保守南關。爲國家忠義的上頭。他功勞最大。陞他做兗州通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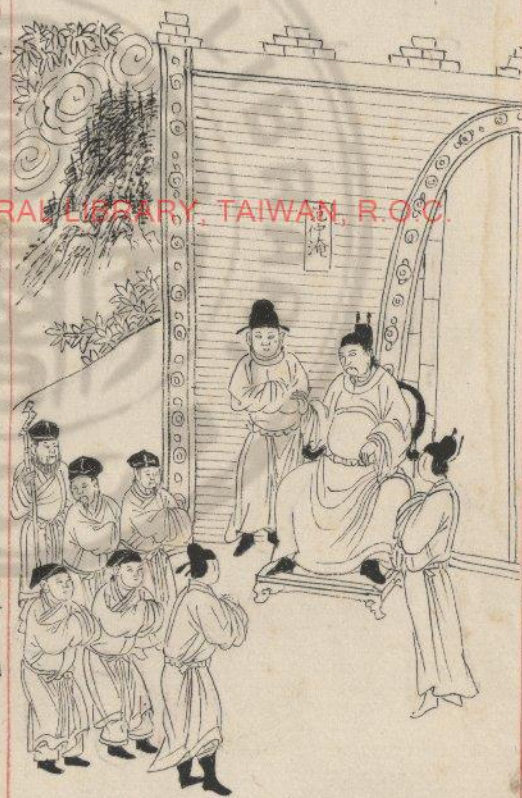


韓琦音奇表字稚音治圭。相州安陽縣人。宋仁宗皇帝朝進士。正喚他姓名時。天上五色雲現。西夏趙元昊反。仁宗用韓琦做將。趙元昊歸服了。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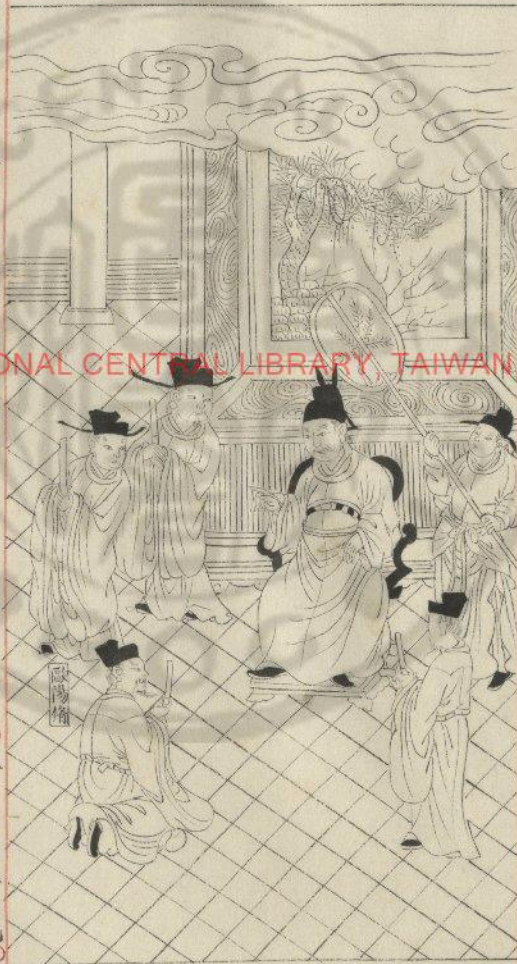
曆年間用韓琦做宰相。天下太平。韓琦勸仁宗立英宗做太子。英宗即了
帝位。加韓琦門下侍郎封魏國公。韓琦的親戚賓客。說話中但題著立英
宗的事。韓琦便正色說。這的是仁宗皇帝的聖意。皇太后內助的氣力。我
爲臣子怎地得知。後來英宗忽然患病。皇太后在殿上垂著簾子。發落朝
廷政事。英宗病重。舉止有些比常時不同。那左右的大者每因著英宗平
日間不曾有恩與他。都在太后處讒毀英宗。因此太后與英宗兩宮不和。
韓琦和歐陽脩正在簾前奏事。太后哭著說。英宗的不是。韓琦奏說。主上
病重。是有差了處。若病好時。必不似這等。爲子的有病。爲母的怎生不寬
容。歐陽脩也諫勸。太后意漸漸地解了。過了三四日。韓琦獨自見英宗。英
宗說。太后待我無恩。韓琦對說。只恐主上事奉不到。那有不慈的。父母。英宗
大省悟了。到英宗病好。太后還了英宗的朝政。加韓琦做右僕射封魏國
公。後又贊英宗立神宗做太子。神宗即了帝位。加韓琦做司空兼侍中。到
歿了時。皇帝賜與他家銀二千兩。絹三千匹。著河南北的軍與他造墳。立
碑做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謚忠獻公。配享英宗廟廷。以後追
封做

王。

范仲淹表字希文。蘇州吳縣人。宋仁宗皇帝時。除龍圖閣學士。改除陝西都轉運使。那時夏國侵邊塞。延州諸塞多沒了守的人。仲淹自請行。又遷戶部郎中。兼知延州。既到。脩邊塞。招還逃散的人。因此百姓都得復業。後來又改仲淹邠音彬州觀察使。仲淹上表說。臣守邊數年。羌人略自親愛。喚臣做龍圖老子。願辭不受。後又除樞密副使。仁宗每問當世事。仲淹乃上言十件事。都是為國盡忠的道理。仲淹將天下的事。做自己的事一般。日夜謀慮。要致天下太平。及病。仁宗嘗遣使賜藥。薨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謚文正公。仁宗親寫碑。題做褒賢之碑。仲淹生性內剛外和。至孝。母在時貧困。後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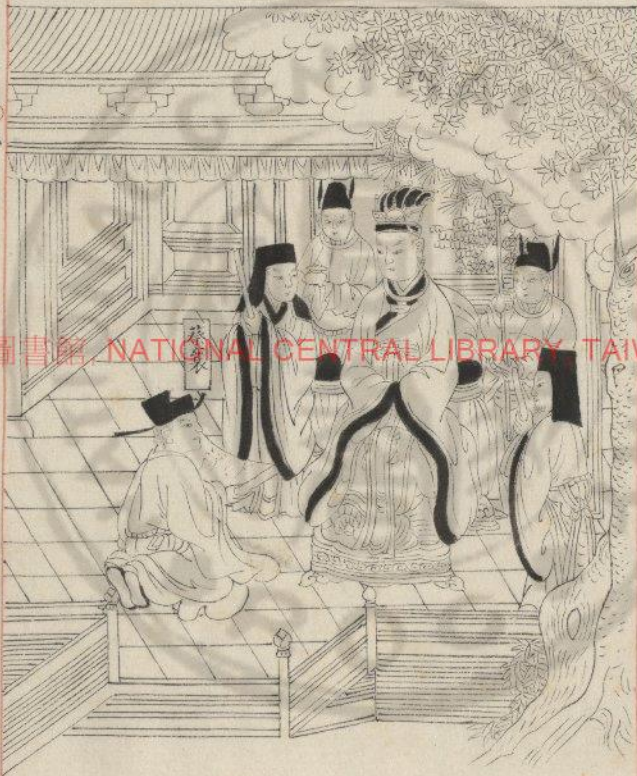


貴無賓客不喫兩般肉。妻子衣食剛勾。但有財物散與親眷。一時名士多出門下。到死時四方人聞的都嘆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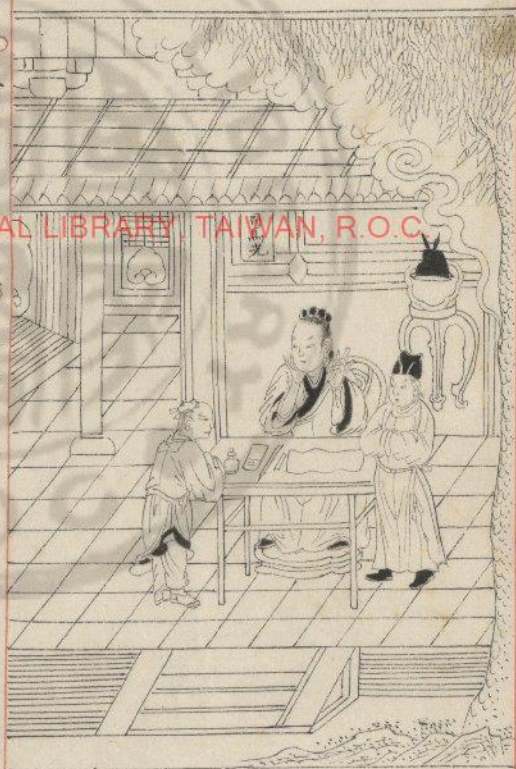
歐陽脩表字永叔。廬陵人。宋仁宗皇帝朝進士。除知諫院。論事切直。仁宗看著衆臣說。似歐陽脩的人。那裏得來。遇著杜衍音演等罷官。歐陽脩上疏說。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都知有可用的賢。不知有可罷的罪。今四人一時都罷去。著衆邪臣在朝相賀。四夷人在外相賀。臣甚爲朝廷痛惜。仁宗除脩做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在翰林八年。但知的事無不說。後做樞密副使。同曾公亮考天下的軍數。屯戍多少。地道遠近。屯戍但

有缺少。便都補完了。後又參知政事。和韓琦同心整理政事。商議諫仁宗立了英宗做太子。英宗即了帝位。因患病與太后有些不和。歐陽脩又和韓琦諫勸的。和了。後來贈做太子太師謚號文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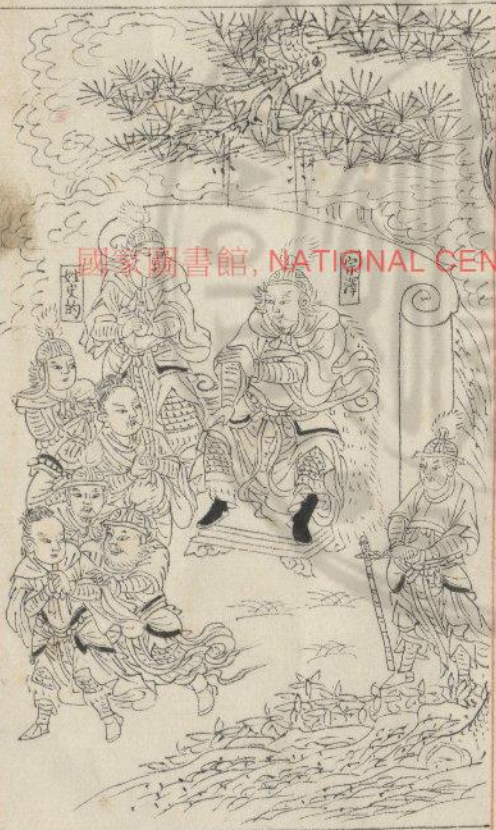
蔡襄。表字君謨。興化仙遊人。宋仁宗皇帝朝進士。做西京留守推官。那時館閣校勘范仲淹。因言國家政事。抵觸昌燭切了宰相呂夷簡。遭貶。祕書

丞余靖音淨救仲淹。太子中允尹洙音殊請與仲淹同貶。館閣校勘歐陽脩寫書責諫官高若訥坐着不言。因此上三人都遭貶。蔡襄知得作了五首詩明說范仲淹。余靖歐陽脩。尹洙做四賢。將高若訥做一不肖。後來仁宗再用余靖歐陽脩。和王素做諫官也。著蔡襄知諫院。蔡襄又怕正直的人不得長久在朝廷。上言說任諫官不難。聽諫是難。聽諫又不是難。用諫是難。今歐陽脩等都忠誠剛正。必能盡言。願主上審察着行。休着邪人巧言遮蔽了直人的言語。又到罷了樞密使夏竦。音聳還用范仲淹。和韓琦管事。蔡襄奏說。主上今罷了夏竦。用了韓琦。范仲淹。天下人都喜歡退一箇邪人。進一箇賢人。雖不便關係着天下的輕重。只是一箇邪人退。一箇邪的都退。一箇賢人進。一箇賢的都進。衆邪都退。衆賢都進。天下怎不安寧。又天下的勢。比如人病一般。賢人便似箇好醫人一般。主上既得了好醫人。信用不疑他。不只是好了病。又得長壽。若醫人雖有好治法。不得盡用。那病越重了。久後便有似那古來會醫的扁鵲一般人。也醫不好。仁宗著蔡襄知制誥。但有除授不當的人。或要罷了無罪的人官。蔡襄便不肯寫制書。仁宗因此看得蔡襄好。御書君謨兩字。賜與他。後來贈做吏部侍郎。孝宗時。賜謚號忠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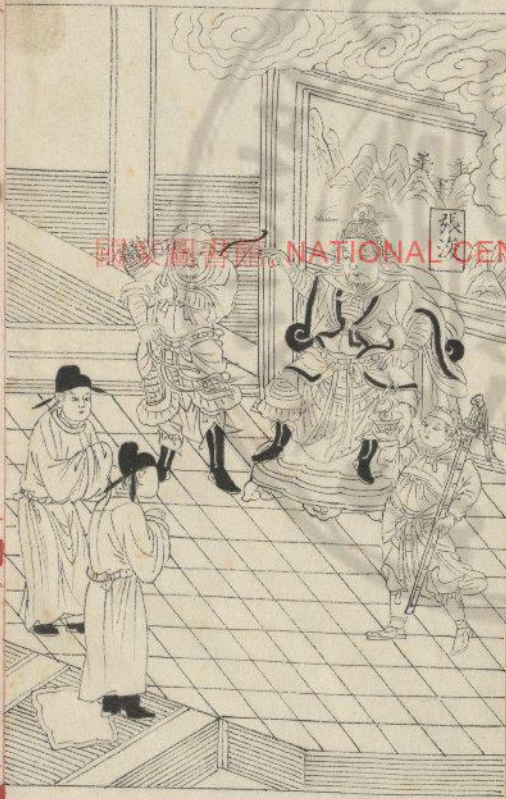
司馬光表字君實。陝州夏縣人。宋仁宗皇帝朝進士。除做并州通判。那時仁宗皇帝不曾立太子。天下人都不敢說。司馬光和諫官范鎮、諫仁宗立了英宗做太子。到神宗皇帝朝。王安石做宰相。改變祖宗法度。立新法。百姓愁怨。司馬光和他爭論不從。退閑在家。天下人都仰望他做宰相。哲宗皇帝立。太皇太后用司馬光做宰相。首先進用君子。黜退小人。將王安石所立的新法。以次除罷。天下人心喜悅。有青苗免役等法。未盡除。司馬光那時患病。嗟嘆說這幾件不便的事。不曾除得。我死也眼不閉。便寫書與同寮呂公著說。我的身子託付與醫人。家事託付與兒子。只有國事無處

託付。今託付與公。就論免役的有五件不便。又立了舉薦士大夫的法度。十等進奏朝廷。司馬光在家。或時無故穿起朝服正坐。人問他緣故。司馬光說。我心裏正想著朝廷的政事。怎地敢不穿朝服。他雖是有病。一心只在國家整理事務。日夜不歇。有賓客見他身體羸音雷瘦。引古人諸葛亮食少事煩的事對他說。要教他歇息。司馬光說。我死了是命。整理得越加勤謹。後來病重。神思昏迷。說話恰如夢裏一般。雖是自不覺說甚麼。說的還都是朝廷天下的大事。司馬光既沒了。朝廷贈做太師溫國公。謚號文正。賜墓碑做忠清粹德之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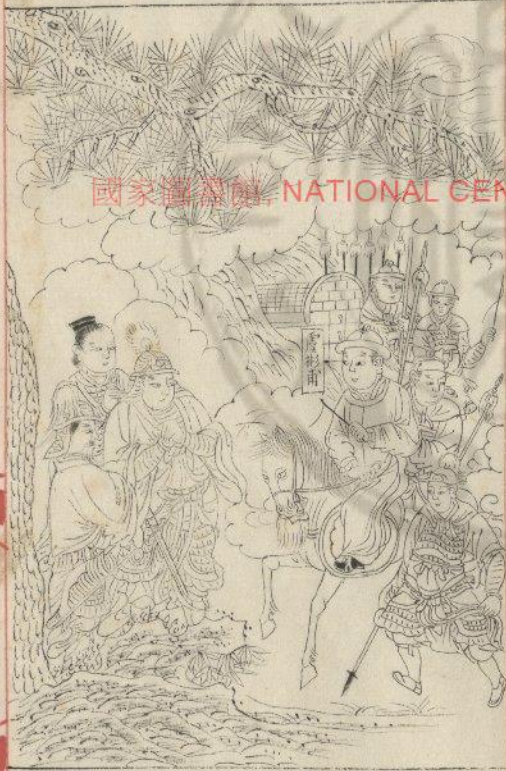
宗澤表字汝霖。婺州義烏縣人。宋哲宗皇帝朝進士。到欽宗皇帝靖
康元年。做宗正少卿。充和議使。與金國講和。宗澤說這一去。必是不得活
迴來。有人問爲甚這等說。宗澤說金國若能悔過退了兵便好。若是不肯
我怎肯屈節與他。辱了君命。衆人商議。宗澤若是這般恐怕害了和議的
事。欽宗就不著他去。又著他知磁州。那太原失了。但除去做兩河官的都
推托不肯行。宗澤說喫了國家俸祿。怎地敢避難。當日騎著一疋馬便行。
只有羸弱軍十餘人。根著。旣到修城。挑城壕。治軍器。召義勇的人。做堅守
不動的計策。又上奏著邢洺音名磁趙相。五州各要好軍二萬。若金國來
攻一州。便著四州都來救。一州便是常有十萬人。欽宗說他說得是。除宗
澤做副元帥。後來金人把徽宗欽宗虜將北去。康王做了皇帝。宗澤入見
淚下。說興復的大計。時李綱也在。見他說道他說的是。又除他知襄陽府
後。又除做京城留守。金將粘與粘同罕據了西京。和宗澤相對。宗澤著手
下將李景良。閻立中。郭俊民。領兵去和他廝殺。閻立中戰死。郭俊民降了。
李景良逃走去。宗澤捉住李景良。斬了。金人却著郭俊民和一箇姓史的
將書來招宗澤。宗澤說郭俊民你若戰死了。還做忠義的鬼。今反將書來
誘引我。你有甚面目見我。便殺了。又說姓史的我受命守著這里。有死志

你做人將帥。不肯死戰。却來引我。也斬了。對衆將官說。你衆人有忠義的心。當盡力和賊廝殺。立大功。說罷。淚下。諸將官都啼哭聽了。說。出去與金人戰。金人大敗。引軍去了。宗澤常要渡河與金人戰。又要勸高宗還汴京。上了二十奏。都被黃潛善沮住了。宗澤成了病。瘡發背。衆將官來問病。宗澤說。我爲二帝去了。憂怒成了病。慙衆人若盡力和金人戰。我死也無恨。衆將官都流淚說。怎敢不盡力。明日風雨白日裏黑了。宗澤無一句話爲自家的事。只連叫過河三聲沒了。城裏人都大哭。遺下表章。還是要著高宗還京的話。贈做觀文殿學士。謚忠簡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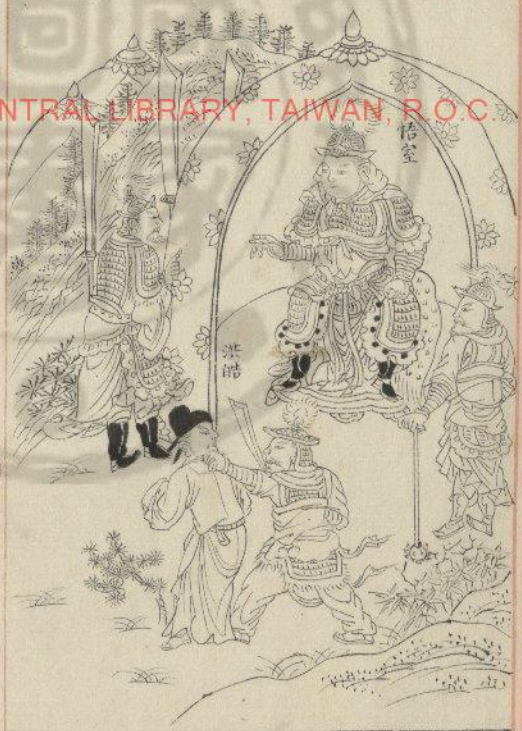
張浚音峻表字德遠漢州綿竹縣人宋徽宗皇帝朝進士高宗皇帝時做御營使守揚州建炎三年金人攻揚州高宗去臨安府避他有管軍的官苗傅劉正彥在臨安作亂逼著高宗讓位與太子張浚在平江節制軍馬知道他作亂大哭便喚守平江的官湯東野提刑官趙哲起兵伐賊張浚又知道武寧軍承宣使張俊的材能忠義被苗傅劉正彥去了他兵權著他做秦鳳路總管經過平江便對他說起兵收賊的意思又著人將書去約守建康的官呂頤音移浩鎮江的劉光世都來伐賊就著張俊領軍守吳江自領軍到臨安遇韓世忠水軍到常熟張俊與世忠哭道我兩箇同心當著伐賊的勾當休要悞了國家張浚大賞賜了衆軍就問衆軍道我伐賊的事理上順也不順衆人齊應道順張浚道你們若有不肯向前拿賊的我都依軍法處治你衆人都感憤不敢違了先教世忠去占了嘉興準備戰鬪的軍器呂頤浩同劉光世後地接應張浚遍行文書教守府州的軍馬同時都來張浚軍到臨平鎮和賊戰大破了賊衆苗傅劉正彥走去衢州去了張浚著韓世忠追趕上拿住了獻與朝廷賊黨都殺盡了高宗復位解自繫的玉帶賞賜張浚除知樞密院又除陝西四川安撫使那時金國總兵官兀朮打破陝西要入四川張浚用將官吳玠等把了口子保

全得四川。張浚還朝。被人讒言。貶在福州。金人來浸江淮。高宗再用張浚。知樞密院。點軍江上。將士見張浚來。勇氣添了百倍。敗了金國的兵。除張浚做丞相。兼都督。偽齊國劉覲等。又來浸淮東。張浚總兵建康。分頭遣將官韓世忠等。殺敗了劉覲的軍。有姦臣秦檜。主張講和。貶張浚永州。張浚在貶所二十餘年。一心只在朝廷。後來金主亮引兵浸宋。高宗再召張浚。軍人見張浚。都把手加在額上。又敗了金人兵。孝宗皇帝即位。除張浚都督。封魏國公。謚做忠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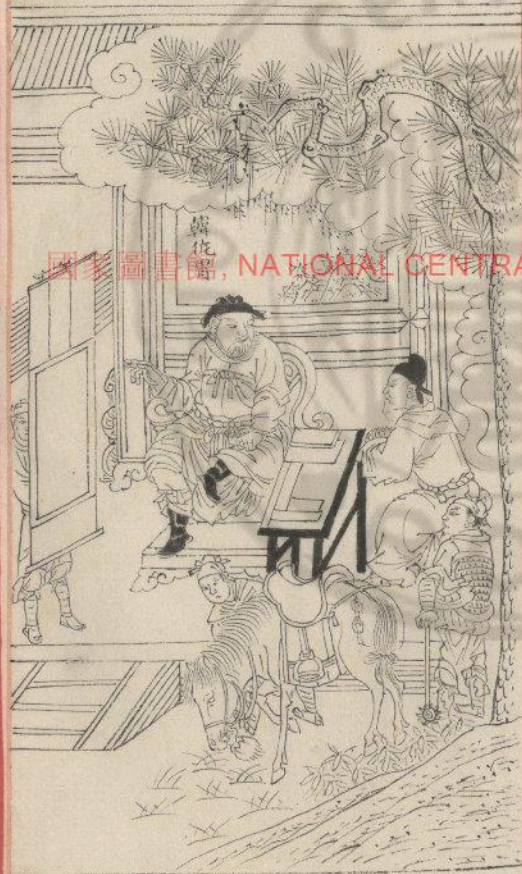


虞彬甫。隆州仁壽縣人。出身是進士。宋高宗皇帝著他做軍中叅謀官。那時金主完顏亮自將大軍來伐宋。王權鎮著淮西。棄了廬州。劉錡音以鎮著淮東也。回揚州。朝廷著成閔代替劉錡。李顯忠代替王權。金主大軍到采石。天子著虞彬甫去蕪湖。催促李顯忠交割王權的軍馬。就去采石。犒賞軍士。彬甫到采石。王權却去了。李顯忠又不曾到。采石的軍被金兵殺得星散。坐在路傍。虞彬甫自尋思。若等待李顯忠來。豈不誤國家的事。便喚諸將來說。而今我將金銀段匹。誥勅在這裏。待要賞賜你衆人。衆將見說。歡喜對說。而今既有主將。我每當死戰報國。或有人對彬甫說。公受命來賞軍士。不曾著你管廝殺的事。別人壞了事。公却擔任他的事。朝廷責罪。歸那箇是。彬甫回說。且如危亡了社稷。我去那裏趨避。那時金兵四十萬。宋兵只有一萬八千。彬甫著諸將列成大陣。入陣中。撫將軍時俊的背。言說你的名聲。傳聞天下。今日不向前出力。好生喫人笑。時俊把雙刀出戰。大敗金人。彬甫後做到丞相。封雍國公。

洪皓表字光弼。番音婆陽人。自小生得有志氣。宋高宗皇帝建炎三年。教他做大金通問使。去金國問徽宗欽宗的消息。到雲中地面。有劉豫本是宋家的臣。降了金國。金國立他做大齊皇帝。金家元帥粘罕逼着他做劉豫的官。洪皓說我恨不得把劉豫那逆賊的屍來分了。怎肯做他的官。粘罕要殺洪皓。傍有箇賊長說這箇人正是忠臣。休殺他。便將洪皓放在那苦寒地面囚著。洪皓常穿著簾布衣裳。就馬糞裏燒麵食過活。那裏有箇陳王悟室。一心要侵宋朝地。洪皓只是當他悟室惱了。說你做和事的官。這般口硬。要殺洪皓。洪皓說我情願要死。只是無箇殺行人的道理。悟室



不曾殺他。洪皓得知二帝在五國城，便暗地裏使人去將著菓子米麵獻與二帝。二帝纔知高宗即了皇帝位。紹興十年，因探事人趙德來，洪皓寫機密事三四萬字，都是要滅金的意思。藏在破絮裏回來。教高宗知道。後又得皇太后的書信，著李徽送與高宗。高宗好生歡喜，說著一百箇使臣去。也不如這紙書。金主知得洪皓的好名，要他做翰林學士。洪皓不肯。後因金主生太子放赦，纔放得回來。見了高宗，高宗說卿盡忠的心，不忘君主的意思，便是蘇武也不及卿。自建炎已酉出使北地，到回來時，十五年了。忠義的名聲，天下都知道。除做徽猷音猶閣直學士。



楊萬里表字廷秀。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宋高宗朝進士。做贛音甘去聲州司戶。到寧宗皇帝朝。陞做寶謨閣學士。那時韓侂音話。侂弄權。要把天下有名人都收在他身邊。扶同他做的事。韓侂侂曾築南園。要著楊萬里作一篇記。許陞他官職。楊萬里說。官可退了。記不可作。韓侂侂怒。別著人作了記。韓侂侂專權的事。日日多了。楊萬里憂怒成了病。家人知道他常有憂國的心。吏人來報朝廷的政事。都不肯著他知道。忽有房族的一箇兒子從外來。說韓侂侂用兵的事。楊萬里聽得啼哭。便叫家人取紙來。書寫著道。韓侂侂專權不遵皇帝。動兵害民。要壞了社稷。我老了。要報國無緣由。又書寫十四字別妻子。放下筆。就沒了。朝廷知道他忠。賜謚文節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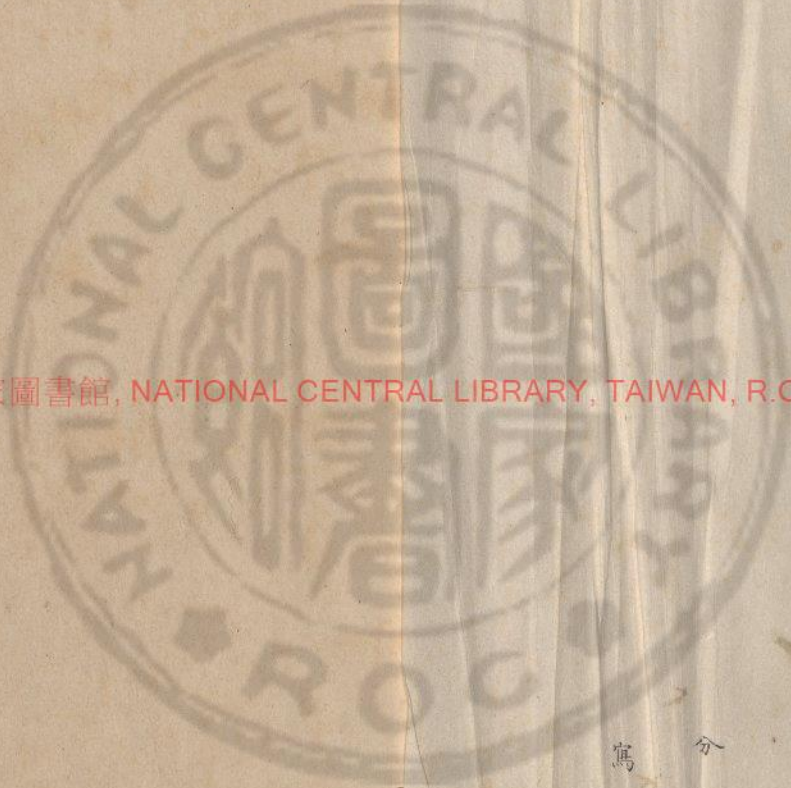


歸暘音陽汴梁人。元順帝至元五年。做潁州同知。那時有杞縣人范孟。做河南省掾史。好生不得志。假做朝廷使臣。黑夜裏到省。將省裏大官人。并大衙門裏的官人。都殺了。別用人管著各衙門事。那時人都不曾識得破。要著歸暘守黃河。歸暘不從他。賊怒。將歸暘禁在牢獄中。歸暘絕無怕懼的顏色。不多日賊敗了。到朝廷加做監察御史。又受賞賜。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諭德臣瞿景淳

分校官修撰臣徐時行

寫書官序班臣成楫

園點監生臣陳惟傑

臣林汝松